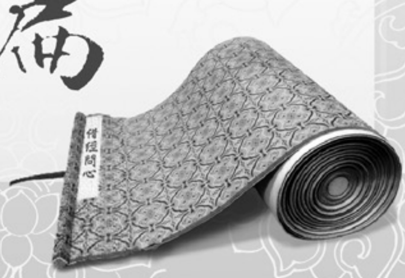
借經問心 16

論語之季氏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六篇《季氏篇》的心得。

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尤其清明節疫情迅速爆發，在在告訴我們孝道已經破口，要勤於補修，以挽回天意，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共盡孝道，圓滿人倫。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西元二〇二二年六月三日（壬寅年五月初五端午節）於勤學齋

後學　癡翁敬序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01 憲季氏伐顓臾 …… 10
02 是社稷之臣 …… 14
03 將焉用彼相 …… 18
04 是誰之過與 …… 22
05 固而近於費 …… 26
06 而必為之辭 …… 30
07 有國有家者 …… 34
08 均有則不貧 …… 38
09 修文德以來 …… 42
10 既來則安之 …… 46
11 邦分崩離析 …… 50
12 憂在蕭牆內 …… 54
13 禮樂之征伐 …… 58
14 十世希不失 …… 62
15 政不在大夫 …… 66
16 祿之去公室 …… 70
17 損益各三友 …… 74
18 友便佞損矣 …… 78
19 損益各三樂 …… 82
20 樂宴樂損矣 …… 86
21 君子有三愆 …… 90
22 言及之不言 …… 94
23 未見顏色言 …… 98

24 君子有三戒 …… 102
25 血氣剛戒鬥 …… 106
26 血氣衰戒得 …… 110
27 君子有三畏 …… 114
28 侮聖人之言 …… 118
29 生而知之者 …… 122
30 學而知之者 …… 126
31 困而學又次 …… 130
32 困不學為下 …… 134
33 君子有九思 …… 138
34 視必須思明 …… 142
35 聽必須思聰 …… 146
36 色必須思溫 …… 150
37 貌必須思恭 …… 154

38 言必須思忠 …… 158
39 事必須思敬 …… 162
40 疑必須思問 …… 166
41 忿必須思難 …… 170
42 見得必思義 …… 174
43 見善如不及 …… 178
44 隱居求其志 …… 182
45 民無德而稱 …… 186
46 其斯之謂與 …… 190
47 鯉退而學詩 …… 194
48 鯉退而學禮 …… 198
49 君子遠其子 …… 202
50 君稱之夫人 …… 206

引言

國家不患寡患不均　不患貧窮患不合群
不能守則分崩離析　蕭牆之內苟且因循

本篇首章敘述「季氏將伐顓臾」，因而命名《季氏篇》，孔夫子責備冉有、子路處置不當，使得季孫氏之憂將發生在蕭牆之內。接著孔夫子論述，禮樂征伐的出處，以定天下有道及無道；接著說明魯國國勢的式微，從官吏爵祿的發令權可觀察。接著孔夫子說明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以及侍於君子有三愆，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

孔夫子將人的智慧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困而

不學。接著述說君子有九思；又述說見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卻未見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篇中提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卻無德可稱頌；伯夷、叔齊雖餓死首陽山，至今百姓尚稱頌其德。

陳亢問伯魚在家受教之事，從中卻得到三件事：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最後以陳述邦君之妻的稱呼結尾。全篇共有十四章，分成五十道題，一一加以探究。

01 季氏伐顓臾

【原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季氏將要攻打顓臾　冉有季路見子面敘
季氏發起顓臾之戰　希望得到孔子允許

季康子將要攻打顓臾，冉有（冉求）和季路（子路）去面見孔夫子，說：「季氏將要發起攻打顓臾的戰爭。」

魯國的陪臣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時稱「三桓」，他們的先祖是慶父、叔牙、季友，都是魯桓公的兒子，魯莊公的弟弟。到了孔夫子時，三桓執掌魯國的政事已有一百六、七十年之久，在這期間，魯君的公室，與三桓的私室之間，主要的爭鬥有：魯宣公十五

年（西元前594年），針對三家分地擴展頒佈了「稅畝制度」；魯襄公十一年（西元前562年），三家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魯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欲誅季氏，三桓聯合進攻，昭公被迫逃亡。互相間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戰國初年。顓臾是當時魯國的附屬小國，其地在今山東省費地西北。由於歷代魯君都想盡辦法要除去季氏，當時季康子與魯哀公之間的矛盾甚深，季康子深恐顓臾幫助魯君以成為禍患，所以藉機會去攻打他。當時候冉有和子路都是季氏的家臣，於是就此事向孔夫子請教如何處置。

當時處在春秋時代，諸侯列強都在保護自己，並設法增強自己的實力，三桓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勢，深恐自己的實力被魯君削弱，所以與魯君有關的顓臾，是被其注意的對象，把它當成魯國的羽翼而想要先併吞之，但孔夫子不以為然而加以批評，並趁機闡揚以禮治國、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

季康子是季桓子的庶子，魯哀公時當正卿，是當時魯國掌理政事

的權臣，他的父親曾經囑咐說：「如果你當了魯國的相國，要召回孔子來輔助。」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當時孔夫子六十八歲，尚在衛國當官，季康子將他召回。在《論語》的記述中，多處提及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的記載。在《為政篇》記載：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夫子問說：「如果想要使百姓恭敬處事，忠誠待人，而且還要能夠互相勸勉，要怎樣才能夠做得到呢？」孔夫子回答說：「執政者要以恭敬的態度對待百姓，百姓自然會敬仰；執政者能夠孝順父母，慈愛百姓，百姓自然會盡忠；執政者能夠舉用善良的人，來教導不知道行善的人，自然就會互相勸勉。」

依據《顏淵篇》記載：有一天，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政事，孔夫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正道的意思，先生能夠率先行正道，屬下的人有誰敢不行正道呢？」這是夫子勉勵他，執政者要能以身作則，才能獲得良好的執政效果。又有一天，季康子看到國內盜賊非常猖狂，心中感到十分的擔憂，於是向孔夫子請教處理盜賊的

方法，孔夫子回答說：「先生您居於上位，如果能做到不貪求，雖然獎賞百姓去偷盜，百姓也不肯去偷盜。」這是孔夫子告訴季康子要戒貪，才能使政治清廉，是根本有效治理盜賊的方法。

從事政事從本身修養做起，修身重要在修心，尤其在面對不順的環境，更是修行的好機會，明理的人當要知道好好把握，不要遇險則逃，遇困則惰，遇難則躲，自己喪失上天賜給我們磨練的機會，真是可惜。濟公活佛在《困難與逆境》一文中啟發我們：

困難是人生的小插曲，逆境是意境的試金石。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

增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02 是社稷之臣

【原文】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孔子指責冉求之過　顓臾先王東蒙之作
邦居域中社稷之臣　何以討伐成為國禍

孔夫子說：「冉求啊！這不就是你的過失嗎？這顓臾，是從前周代先王封它為東蒙山的祭主，並且也在魯國的境內，是國家安危與共的重臣，為什麼要去攻打它呢？」

顓臾，是古代的一個國家，相傳以風為姓，乃是東夷部落首領太皞（讀浩），在遠古時代就建立的顓臾方國。西周初期，成王封之為

「顓臾王」，周天子給顓臾國的主要任務是祭祀蒙山。由於顓臾國小勢弱，到了春秋時代成為魯國的附庸。由於勢單力薄，最後被楚國所滅。東蒙，乃山東省蒙山的別稱。

冉求（西元前522年至？），字子有，亦稱冉有。東周時代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是孔夫子的弟子，少夫子二十九歲，與冉伯牛、冉仲弓同一家族。多才多藝，性格謙遜，長於政事，與子路同列於孔門十哲中的政事科。孔夫子仕魯期間，擔任孔夫子的家臣。季康子於魯哀公三年（西元前492年）召冉有當家臣，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將孔夫子從衛國接回魯國。我們從《論語》的篇章中可以了解冉求的情況。

《八佾篇》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公冶長篇》載：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雍也篇》載：季康子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載：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先進篇》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又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則不從也。」又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略）「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中略）「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子路篇》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憲問篇》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由以上的記載，孔夫子深知冉求的做事風格，雖然具有從政的長才，也有其考量不周之處，所以才會有本章對冉求的質問。從政亦是修行，濟公活佛在此提供修道者或從政者，應保有的心態：

圓滿的愛，能消弭一切仇恨；
真誠的情，可觸動眾生良知。
為眾生誠懇的祝福，會轉換成人生最大的財富；
為眾生不斷的祝福，會開拓出人生最寬的道路。

03 將焉用彼相

【原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冉有回答季氏所欲　我們兩人不想參與
陳力就列不能則止　危而不持用爾何取

冉求回答說：「這是季康子想要的，我們兩個當家臣的都不願意。」孔夫子說：冉求啊！古代史官周任曾經說過：「做臣子能夠盡職責，就繼續留任，不能盡到職責，就應該離去。」國家有危險而不能挽救，將要傾倒而不能扶助，那何必任用這些人來襄助呢？

回顧上一章，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來，冉有雖然多才多藝，具有

執政的長才，但有幾處與孔夫子的對答，夫子當然已經看出來他的缺點，因而針對他的缺點給與因材施教，希望能夠改善他的不足之處，這種不辭辛勞、不厭不倦的諄諄教誨，默默的教化，展現了孔夫子偉大的教學精神。例如在《子路篇》冉有從季氏的官府回家，孔夫子說：「為何回來那麼晚呢？」冉有避重就輕的回答說：「有政務要處理。」夫子說：「那只是平常的小事而已，如果有重要的事情，雖然我現在不受任用，我還是能夠聽到的。」顯然孔夫子對於當時的時政與弟子的言行舉止還是相當注意的，如此才得以正確地教導學生，讓學生不敢隨便用理由搪塞。《雍也篇》記載：冉求說：「我並不是不喜歡夫子所說的道理，是我的能力不足以實行的緣故。」孔夫子說：「能力不足的人，必然半途而廢，如今是你畫地自限。」可見孔夫子發現冉求有推卸責任的習性，所以及時給予提醒。

依據《先進篇》的記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篇另一則記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看出孔夫子平時與學生的互動是非常用心的，從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看出每個學生的個性與能力，並且因勢利導，以改變其缺失。雖然子路與冉求同屬於政事科的優秀人才，但其個性不同，引導的方法也不同。

依據《八佾篇》記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又依據《先進篇》所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再加上本章所記述：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求一再想要以一些理由來推託卸責，讓身為老師的孔夫子生氣了，所以不想承認這種學生，因而要同學去討伐他。在本章提出：「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等嚴厲的言辭來糾正他。

古人的殷鑑，成為我們最好的老師。先哲體悟出《人生九氣》，可為平時生活的座右銘：

一、閒時多讀書，博覽凝才氣；二、眾前慎言行，低調養清氣；

三、交友重情義，慷慨有人氣；四、困中善負重，忍辱蓄志氣；

五、處事宜平易，不爭添和氣；六、對己講原則，堅持守底氣；

七、淡薄且致遠，修身立正氣；八、居低少卑怯，坦然見骨氣；

九、卓而能合群，品高養浩氣。

04 是誰之過與

【原文】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夫子又責爾言有過 虎兕出柙是誰之錯
龜玉為何毀於櫝中 難道不是爾等怠惰

孔夫子接著分析說：而且你所說的話也不合理，猛虎、野牛從柵欄跑出來，神龜、玉器在木柙中遭到損壞，那是誰的過失呢？

綜觀世人能夠知錯認錯，還能夠積極改正錯誤者，真是少之又少，除非有心要修成正道，親證仙佛聖賢之本位者。然而大部分的人沒有勇氣認錯，認為向人認錯是多麼丟臉的事情，殊不知有認錯勇氣者，才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有些人知道自己犯錯了，卻把錯誤往別

人身上推，而且還故意去抹黑他人，這是一種造惡的行為，如果不能及時改善，到最後弄到天怒人怨，災禍一發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犯錯不改才是真正的過錯，或可稱為罪孽。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無心犯錯稱為過，有心犯錯稱為惡。過失是出於自己的不知道，罪惡是因有所倚恃而造成。所以有過失的人，允許他改過自新，自然有懺悔的條例存在；倚恃造惡的人，必然降貶到陰府去懲罰，所以姦淫遭禍的律令很難寬恕。要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心，難道會將其生出來之後，反而又將他殺害呢？」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彰，罪惡難藏，一切因果自作自受，不曾有脫逃者。孔夫子深信因果法則，因而對於弟子的教育，十分嚴謹。擔任官職領了薪水，當要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否則只知道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那是不合道理的。身為季氏的家臣，卻無法

勸阻主人錯誤的政策，理當辭職不幹，怎可尸位素餐呢？良心何在，是以孔夫子在文中以「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來提醒冉求，有過要自己承擔檢討改善，不要找理由去推諉。

來到人間，要善用此一生了業了愿，尋求明師指點，認理實修，找回自己的真本性，有過即改，才是明智之舉，以免浪費此一生。濟公活佛則以此篇《般若行深》來提醒我們：

人因為有道才能找到出口
人因為有心才能讓人感動
心也因為有光明才能無私
人因為有手才能救人
人因為辦事才能成長
人因為有腳才能達到目的地
人因為有眼才能識透真假

人因為有口才能代天宣化
人因為有智慧才能突破層層難關
再大的聚會總會曲終人散
再好的東西總會壞
再大的困難總是可以闖過去
再大的事情總會解決
再好的人總會歸天
再長的路總會走完全程
放下是修道的一門功課
道苗紮深才能成大樹庇蔭後人
般若行深才能超凡入聖

05 固而近於費

【原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冉有陳述顓臾近費　城郭堅固防備甚密
今若不取必有後患　後世子孫必有嫌隙

冉有回答說：如今顓臾的城郭堅固，而且與季氏的費邑接近，現在如果不及早攻取，後世必然成為子孫的憂患。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句話說得很好，但應用在平常生活時，必須要善用，才能產生互利而沒有後遺症。那要如何善用呢？在事情發生的時候，當要回應時，要多想一想，所使用的言行舉止，必須細細去推論，在過程中及最後會形成什麼

狀況，不可急躁而謹慎去思考，最重要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一想，絕對不可私心用事，把「忠恕」之道用於此處，才是正確的。再看看冉有在此處所說：「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也是考慮到沒有遠慮，必有近憂，但卻是私心用事，用侵犯他人來保護自己，依據因緣果法，必然沒有好下場，能不謹慎嗎？

從歷史的殷鑑，從沒有一個國家窮兵黷武，能夠保持長久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卻只傳了三代，元朝勢力強大及於歐亞大陸，卻只有九十七年。可見暴政必亡，不能顧好百姓生活，只為了滿足自己的成就，通常不會存活太久，而且長年的征戰，給百姓帶來了痛苦，也給自己耗費實力，並且造下難以平反的惡業。為了一時成名的享受，卻造成永世償還業債的後果，實非明智之舉。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章分析說：「以真理大道來輔佐國君的人，不依靠雄厚的兵力來奪取天下。用兵的事情，很快地就會得到報應。軍隊所到之處，戰事連連，百姓逃難，田園荒蕪，雜草叢生。當

戰爭過後，橫屍遍野，瘟疫流行，百姓飢餓，災禍迭起。善於處事的人，謹慎用兵，只求濟事，當已經得到成功時，見好就收。所以成功之後，不敢仗勢欺人；成功之後，不敢自高自大；成功之後，不敢炫耀自己；成功之後，不敢驕傲自滿。當成功之後，要認為不得已而為之；成功之後，就不要再逞強。要知道自然的道理，當萬物成長壯大之後，必然會衰老。因而逞強逞能，就是所謂的不合大道真理，不合道理的事情，只會提早衰亡而已。」有智慧的人明白真理大道，並且能依循道理真實去實踐，絕對不會是紙上談兵，導致身敗名裂，最後只能留下遺憾而已。

《大學》載：「《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理昭彰，因果不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執政者當知此理，以免於大權在握而無理行事，卻在受惡報時叫苦連天。

俗語說：「身在公門好修行。」官場可為百姓服務，但也容易造下滔天的罪惡。是以無論身處何處，都是修道造福的好機會。濟公活佛說：「認真生活即修道。」在此又以《修道》一文來啟發我們：

修道的腳步要穩健，步伐實在行坦蕩；修道的理念要正確，念念無偏法聖賢；

修道的精神要抖擻，神清氣爽展風采；修道的目標要遠大，目標認定力恆誠；

修道的理想要崇高，志向堅定創大同；修道的生活要淡泊，清心寡慾明志賦；

修道的心胸要寬廣，虛懷若谷容萬物；修道的德範要標杆，德配天地澤萬方；

修道的氣節要堅篤，玉潔冰清立品操；修道的涵養要包容，溫良恭儉化大千。

06 而必為之辭

【原文】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孔子再次指責冉求　君子討厭慾望不休
還以美辭加以粉飾　如此作法令人心憂

孔夫子接著說：冉求啊！君子最討厭的是，心中想要卻不敢明說的人，而且還要編造美辭來掩飾。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夫子一生的教育，重視在仁德的培養，因為仁德乃是人性真善美的表現，在生活中，仁德為人倫五常德之首，沒有了仁德，那義禮智信等其他四德就免談了，其實仁德是忠恕之道的表現，關係著自己與人事物之間的互動，在人間的生活以和為貴，互相之間能夠和諧，乃是出自於

本性真誠的流露，言行舉止正是心性的表現，如果能夠待人以誠，互相之間沒有私心的考量，沒有得失的計較，那是多麼瀟灑自在啊！自從起了自私心，貪嗔癡三毒就接著在人的身心上起作用，為了圖謀一己之私，達到滿足無窮的慾望，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巧言令色的行為就出現在待人處事上，從此仁德就式微了。

《論語・顏淵篇》記載：子張請問明智之道，孔夫子說：「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騙，可以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裡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然而這種人在人間實在太少了，大部分的人因沒有足夠的智慧去判斷而受騙，但為了面子，也不願意承認，更沒有勇氣去改善，於是就糊塗過一生了。正如《大學》所說：「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

因而世上的人，喜愛人又能發現他的缺點，厭惡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自然就少見了。」孔夫子聖明睿智，怎會不知道冉求說這些話的用意，所以直接批評他說：「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內心不正確的想法又怕人知道，卻想出許多冠冕堂皇的言辭來蒙惑別人，以取得他人的認同。但錯誤的想法終究是會發生敗壞事實的現象，這並非長久之計。如果對自己的做法有疑惑，恐怕將來會生變而就教於人，當要描述其事實，而不應該用自己的想法來引導對方贊同，以增強自己的信心。如果對方沒有孔夫子的智慧而贊同，或者因獲得某些利益而贊同，最後出了事情，就將這些人一起暴露出來，這是很不厚道的事情。冉求身為季氏家臣，當要幫助季康子的執政走上正道，不應該投其所好且替其圓說，這將會在當時產生不良的情況，且在後世留下罵名，於是孔夫子以老師的身分，單刀直入迫其說出心裡話，然後再加以糾正。

萬法皆是此心的作用，一個人的所有言行舉止，都是出自此心的作用，忠奸良莠，成佛成魔，行善造惡，都是出自此心。因而要判斷一件事情，猶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態，因而修道要從修心做起，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修心就是要使心性清淨，才能夠讓心性回歸本位而不繼續在苦海輪迴，濟公活佛在此提供《修心之要》：

教學之道重發蒙，充其良知展良能；
聖學體用行一貫，存心養性意從容；
人之初生性至善，抽坎填離達圓融；
氣稟物慾濃雲蔽，心動神疲亂方寸；
當鎖心猿拴意馬，性靜情逸樂無窮。

07 有國有家者

【原文】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夫子再說我曾聽聞 有國有家其所以困不患寡而是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頓

孔夫子接著又說：我曾經聽說，凡是有國有家的諸侯、大夫，不憂患太少，而是憂患不平均；不憂患貧窮，而是憂患不安定。

世人的富貧貴賤窮通，各有其不同的命運，展現了前世因今世果的因緣果法，依據天律運作的公平性。從外表上來看，似乎一生下來就不平等，這種說法是對於天道的公平性產生了懷疑。其實這是不明白大道運行真諦的人，所執的片面之詞，但看《佛說三世因果經》

就可明白：「爾時，阿難陀尊者在靈山會上，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阿難頂禮合掌，繞佛三匝，胡跪合掌，請問本師釋迦牟尼佛：『南閻浮提，一切眾生，末法時至，多生不善，不敬三寶，不重父母，無有三綱，五倫雜亂，貧窮下賤，六根不足，終日殺生害命，亦不平等，是何果報？望世尊慈悲，願為弟子一一解說。』佛告阿難與諸大弟子言：「善哉！善哉！汝等諦聽，吾當為汝等分明說之。一切世間，男女老少，貧賤富貴，受苦無窮，享福不盡，皆是前生因果之報。以何所作故？先須孝敬父母，次要敬信三寶，三要戒殺放生，四要念佛布施，能種後世福田。」」

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人本具佛性，佛性清淨本無因果，由於下到人間，受到環境影響，產生不同的心念而種下不同的業力，從此落入因果輪迴報應的漩渦而難以出離。有幸出生為人，是給我們機會回歸本源，因此要靠著今生今世明理實修，清除累世業力的障礙，才得以回歸正道。我們必須依目前的情況，從有為法入手，以彌補過去世

回歸本位的缺欠，因此無論是身處任何職務，擔任任何工作，都必須要持平等心，超越陰陽對立，才得以回歸中道，返回大道的根源。是以孔夫子藉此糾正冉求的機會，告訴我們的有為法，是以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也是孔夫子聽聞的道理，並在此發表，希望大家能明白。

能夠明白還能做到有為法的功用，然後再進入無為法，必然能夠徹底消除業力的左右，依循中庸之道而回歸無極理天，這正是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聽聞《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句，因而悟道的緣由，累劫的修持，機緣成熟，當下悟道即是。老子將這個道理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分析說：「大道原本是無聲無臭的無為狀態，但其作用卻是可以生成萬事萬物萬象的無所不為。國王諸侯如果能夠誠守大道的真理，隨順天理以治國，萬物將受到感應各依本性而自然化生。在萬物的自然化生中，如果人心生起慾望，有貪婪的現象出現時，我將會以沒有名狀的大道，來教化他們。無名大道的教化，也是

要人心不起慾望，不生慾望而能保持恬靜安定，天下也就自然會回歸正道了。」

有時候我們不妨看看大自然，把大自然當成我們學習的對象，從中學到無為的精神，大自然中有佛法，能夠淨化我們的身心靈。李鐵拐大仙把《蓮花》一文發揮在修道上，有其獨到之處：

蓮花有藕，中空有容，
願賢士效其度量涵養，包容異己；
蓮花有葉，聚水成滴，
願賢士團結力量齊心戮力，將道務推向更高峰；
蓮花有瓣，悅人以顏，
願賢士個個如春風動人，萬物遇之而重生；
蓮花有心，生生不息，
願賢士以有限生命，延續無限慧命。

08 均有則不貧

【原文】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孔子又說蓋均無貧　能和無寡眾力親近
能夠安定就不傾倒　懂得治理與民有信

孔夫子繼續分析：因為能夠平均就不會貧窮，能夠和諧就不會寡少，能夠安定就不會傾倒。

「均」是中庸之道，「和」是忠恕之道，「安」是靜心之道，這三者在人間可以讓我們心安理得，能以「均」的平常心待人處事，心不起二念，乃本性所具功德的自然流露，誠如惠能大師在《壇經》所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如此則可達「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明睿智，其德量具足，何貧窮之有？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人與人相處貴在能夠和諧，所謂的和諧，是互相能體諒，互相能幫助，互相能勸勉，能夠同甘共苦，同舟共濟，互相之間，不會計較與嫉妒，這正是忠恕之道的發揮，如此怎會有多寡分配不均的問題出現呢？日常生活能夠安定，是人人想要獲得的，名利再大卻不能安心，又有何利益呢？最大的福報，不在名利地位權勢的獲得，而是在於心靈的安詳。人心平安，社會安全，國家安定，就不至於衰敗傾倒，是以孔夫子在此說：「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均、和、安三者，乃是治理國家的精要，內含有為法進入無為法的精要，只要執政者能夠領會其中的要義，治理國家能如反掌折枝之易。如果不明白其中的真諦，卻只在表面上談談卻無法在實際上去運作，終究還是曇花一現自取其辱，如此德不配位的領導者，必然導致分崩離析眾叛親離。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平時喜歡追求偏僻

的道理，做一些怪異的行為，後世的人或許有人會稱述他，但我是絕對不會做的。要做為一位君子，應該遵守正道去做，至於做到一半就停止了，我是絕對不會如此的。君子要依循中庸之道去行事，雖然一輩子默默無聞，不為人所知，也不會後悔，唯有聖人才能做得到。」一輩子堅持做對的事情，卻不管有沒有人了不了解，這正是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慍」的功夫，只有智慧具足的聖人才能做得到。

《論語・述而篇》載：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夫子不說這些，並不代表在夫子心中，這些都不存在，只是沒有找到可以談對象，所以就不多言了。《中庸》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說是非常盛大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卻都體現在萬物上，使得世人無法離開他。』這使天下的人，都要以齋戒沐浴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與祭祀大典，鬼神的聖德，讓我們感受到充滿在頭上，充滿在我們左右。」又《論語・八佾篇》記載：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來到現場；祭祀神明，就如同神明在現場。孔夫子說：「我

不以誠心參與祭祀，就如同不參與祭祀一樣。」

待人處事，祭祀祖先與鬼神，都必須要誠心。要知道誠則靈，不誠則不靈的道理，南極仙翁要我們誠心做好下列的事情，身心靈必然會有成長：

存好心，自然天天都開心；說好話，人人愛聽你講話。
做好事，貴人會與你共事；當好人，頂天立地人中人。
能樸實，淡中滋味才真實；能耐煩，性情穩定少麻煩。
能懺悔，日後一定不後悔；能改過，提醒自己不貳過。
不計較，傻瓜才會愛比較；不生氣，智者珍惜好福氣。
不虛榮，不貪不求才光榮；不絕望，充滿信心有希望。
會行善，所遇之人多良善；會積德，以身作則乃大德。
會自愛，鬼神護佑人敬愛；會感恩，時時刻刻承天恩。

09 修文德以來

【原文】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論述治國方針　無貧無寡無傾謹慎
遠人不服修德以待　如此作為國力延伸

孔夫子繼續又說：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能前來歸服，就要修好文教德業，使其前來歸附。

孔夫子在《中庸》說：「君子的待人處事，就如同射箭一樣，射不中靶子，不要怪靶子擺不好，只怪自己射箭的技術不精準。」孟夫子也在《孟子．離婁上篇》說：「愛護他人，他人卻不肯親近自己，要反過來反省自己，是否做到仁慈；治理他人，卻不能治理好，要反過來檢討自己是否明智；禮敬他人，卻不能得到善應，要反過來

反省自己是否恭敬。凡是行為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過來檢討自己，自己能夠端正，天下人自然就會前來歸附了。《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永遠配合上天的命令，自我尋求正道以獲得更多的福報。』」

君子要能做到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尤其執政者能如是，他國的百姓自然會攜老偕幼前來依附，孔夫子在此則說：「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修文德的方法，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治理天下國家有九個法則，就是：修養自身、尊崇賢人、親近親人、敬重大臣、體恤群臣、愛民如子、招納百工、善待遠客、安撫諸侯。能修養自身，就能確立正道；能尊崇賢人，就沒有困惑；能親近親人，就不會招惹叔伯兄弟的怨恨；能敬重大臣，就不會遇事無所措手；能體恤群臣，士人們就會盡力報效；能愛民如子，百姓就能順從；能招納各種工匠，財物就會充足；能善待遠客，四方的百姓就會歸順；能安

撫諸侯，天下的人都會敬畏。」

接著又說：「隨時保持清淨的誠心，穿戴整齊，不合禮制的事情不要做，這就是修身的方法；去除讒言的小人，遠離誘惑的美色，看輕財貨而重視德行，這就是勸進賢人的方法；尊重親人的地位，增加親人的俸祿，與他們的愛憎一致，這是關心親人的方法；能提供眾多的官員，供其派遣使用，這是勸進大臣的方法；真心誠意地任用他們，並給以優厚的俸祿，這是勸進士人任官的方法；使用民役不誤農時，減少徵收賦稅，這是勸進百姓入住的方法；經常視察考核，按工付酬，這是勸進各種工匠的方法；來時歡迎去時歡送，嘉獎有德有才的人，並救濟有困難的人，這是善待遠客的方法；延續絕後的家族，復興滅亡的國家，治理禍亂，扶持危難，按時接受覲見，贈送豐厚禮物，納貢菲薄禮品，這是安撫諸侯的方法。總而言之，治理國家有這九個法則，但實踐的道理都是一致的。」國家政治能夠上軌道，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當然本國人就不會往外移民，外國的百姓必

然想盡辦法移居我國。

來到人間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但大多數的人，受到人間形色的世界誘惑，忘了來娑婆世界，是要找回自己的本性，由於長久浸淫於慾望之中，早已忘記要回歸無極理天的本位，受到因果業力的糾纏，沉迷於酒色財氣之中，沾滿了貪瞋癡三毒，才忘記回家這條路。於是濟公活佛不厭其煩來告知我們，如今又撰寫《這條路》，提供修道士回天的參考：

奔往這條通天路，指引眾生歸故鄉；
珍惜這條修辦路，發心立志更堅強；
建造這條同心路，同德護航脫汪洋；
看重這條試煉路，忍心耐性品蓮芳；
經營這條血汗路，深耕易耨果實香；
堅持這條安心路，鞠躬盡瘁精進方。

10 既來則安之

【原文】既來之，則安之。

孔夫子說治國之道　既然歸附必使安好
人民安心國家富強　穩定民心國基固牢

孔夫子接著說明：既然已經前來歸附，就必要讓他們安定居住下來。

上天有好生之德，萬物皆希望得到良好的生長環境，這是大自然的現象。然而樹木經常移植，難以生長；百姓經常移居，難以安心。百姓努力工作，不外乎是要能得到安居樂業，如果生存不易，生活不安，顛沛流離，惶惶如驚弓之鳥，除非環境所逼迫，不然有誰願意過這種生活呢？因此嚮往太平盛世，不希望天下混亂，是共同的願望。

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六章說：「太平盛世時，天下人人行正道，沒有戰事發生，甚至於良馬都牽去田裡耕作了；但當天下政治混亂時，戰事四起，連懷孕的母馬也都要上戰場，只得在郊外生下小馬。天下間最大的罪過，莫過於慾望；最大的禍患，莫過於不知足；最大的過失，莫過於貪得無厭的慾望。所以懂得知足常樂的人，才能得到永遠的富足。」

孔夫子在此教導冉求，為人臣子，當為主公經營好德政，使得各國百姓能嚮往而定居於此，並且來了以後要使其安居樂業，並非增長主公的慾望，引動戰事，讓國家更不平靜，所以在此說：「既來之，則安之。」

《孟子・梁惠王上篇》記載：梁惠王說：「當今天下沒有比晉國更強大了，這是您老人家所知道的。自從我繼承王位，東邊被齊國打敗，我的兒子也戰死了；西邊喪失七百里的土地給了秦國；南邊又被楚國所羞辱。我對此深以為恥辱，我希望能替那些為國犧牲的人，徹

底的報仇雪恥，要如何才能做得到呢？」

孟夫子回答說：「只要擁有方圓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實行王道。君王如果能夠施行仁政，廢除嚴刑峻罰，減免苛捐雜稅，鼓勵農民深耕土地，清除雜草；對於年輕力壯的人，在農閒的時候，施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師長、與人有信的教育，使其在家能侍奉父母，出外能侍奉長上。如此就可以使他們持木棍，就足以打敗秦、楚兩大國，身穿堅甲手持利器的軍隊。那些國家的君王，剝奪農民耕作的時間，使百姓不能耕作來養活父母；使他們的父母受凍挨餓，使他們的兄弟妻子分崩離散。那些君王陷百姓於水火之中，這種國家，如果君王領軍前往征伐，有誰敢與君王對敵呢？所以說：『施行仁政的人，天下無敵。』君王請您不要再懷疑了。」仁者無敵，自古皆然，國君能對百姓行仁政，百姓受其德政的恩惠，來到此國的人，有誰會離開呢？

聖王治理的國家，必然呈現祥和的景象，人人過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安樂生活，有誰又想離開呢？然而美好的環境，也要有美好品德

的人居住，才能夠保持長久。品德良好的質量，來自於人人的修養要上軌道，是以平時要經常反省並互相勸諫，才能繼續保持。誠如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能夠以仁慈居心，是最美好的事情。平時的存心，如果不能選擇以仁慈待人處事，怎能說是有智慧呢？」

既然選擇來到人間，就應該好好靜下心來，想一想，該要如何經營，才能獲得美滿幸福而且有智慧的人生，讓自己不要白來人間一趟，在人身中找到寶山，從修行中找回最寶貴的本性。濟公活佛提供《修行十要》，對修道士有相當大的幫助：

要有成全別人的胸懷，要有承擔使命的無畏；
要有捨我其誰的勇氣，要有責任負起的準備；
要有奉獻犧牲的精神，要有開荒下種的毅力；
要有濟渡眾生的慈悲，要有萬家生佛的信心；
要有愈挫愈勇的耐力，要有認理實修的智慧。

11 邦分崩離析

【原文】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 孔子再責仲由冉求　輔相季氏國政不修
> 遠人不服分崩離析　謀動干戈令人擔憂

孔夫子接著又指責：如今仲由和冉求，輔助季夫子，遠方的人不能服從而不願意前來歸順，而且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沒有辦法固守安定，而且還計謀在國內發動戰爭。

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

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從資料中可以知道，季子然是季氏家族的一員，向孔夫子試探，想從其口中進一步了解，已經在季氏任職的子路和冉求，兩個人的實力與個性，以便向季康子稟報，進一步任命他們做事。所以孔夫子覺得季子然的問話有一些怪異，有故意捧他們的意味，所以說他們可以稱為大臣嗎？然而孔夫子實話告訴季子然說，要達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大臣標準，是還不及的，但具備一般臣子聽從主人行事是可以的。季子然更進一步了解，聽從命令行事，是什麼命令都聽從嗎？孔夫子回答說，對於弒父與弒君等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不會聽從的。

依據《八佾篇》記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又依據《先進篇》所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再加上本章所記述：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求一再想要以一些理由來推託卸責，並且違反老師教導為政的精神，使得孔夫子非常生氣。又在前面提出：「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等嚴厲的言辭來糾正他。冉求還不知反省，還說出攻打顓臾的真正理由，使得孔夫子更為生氣，於是又說明許多治政的正當理由，來證明冉求所說的話是不合道理的，並直截了當說：「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簡直成為此事挑起事端的罪魁禍首了。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古時善用大道來治理國家者，並非教導百姓學習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純樸敦厚。國家百姓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百姓的智謀太多。所以用智謀來治理國家，反而會使國家遭受禍害；不以智巧來治國，才是國家百姓的福氣。（中略）明白其中的道理，常以此來警惕自己，不以智來治國。這就是有玄德的人，玄德是一種至深至美的奧妙境界，好像與一般的事物情況

相反。其實當你知道之後，長此以往，必然可以順乎自然而回歸大道。」冉求以智謀輔助，反而給國家添亂，給百姓帶來更多的禍害，這並非孔夫子教導學生治理國家的理想。

無論當官或當百姓，能在生活中做到知足常樂，才是有品味的人生，不要一味想要爭權奪利，不但給自己帶來煩惱，更給國家社會帶來災難。古賢有一篇《知足常樂》之好文，提供我們經營美好的人生：

若要快樂，就要隨和；若要幸福，就要隨緣。
快樂是心的愉悅，幸福是心的滿足。
別和他人爭吵，爭吵會傷害彼此的感情；
別和自己爭吵，爭吵會影響自己的心情；
別和命運爭吵，爭吵改變不了它的走向。
無計較之心，心常愉悅；盡心之餘，隨緣起止；
隨遇而安，知足常樂。

12 憂在蕭牆內

【原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夫子又指責由求　兩人行為季氏之憂
不在顓臾蕭牆之內　如不反省如何能救

孔夫子最後說：如今我引以為憂慮的，季氏的憂患，恐怕不是在顓臾，而是在自己的內部。

世人喜歡用「無妄之災」來表達自己受害的無辜，自認為此事與己無關，為何牽扯到自己的身上，這是不明白大道運作因緣果法者的感嘆。要知道事出必有因，這是因果報應的法則，誰也不能免除。只因自己的記憶不好，經過時間已長而漸漸淡忘了，是以《易經・坤卦・文言》說：「積善德的人家必獲得餘慶，積不善的人家必然遭受

餘殃。臣子弒殺君王，子女弒殺父母，並非短時間造惡所形成的現象，必然是醞釀有一些時間了，由於沒有及早發現而已。」造下惡因在機緣成熟時必然產生惡報，只是報應的時間遲早而已，古德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孔夫子深明因果報應，知道種因必得果，因而在此向冉求提出警告：「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牆」是古代宮廷內當作門的屏風，何晏在《論語集解》引鄭玄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所以蕭牆用來比喻內部，蕭薔之禍是表示禍亂起於內部，而非外來。所有一切的作為，都是從內心起念而來，真正蕭薔之禍，乃起自於內心的沒有智慧，不要怪罪或遷怒於別人。在此孔夫子的言辭意味著這個戰事的引起，不是在顓臾，而是在季氏的內部，更是輔佐者的錯誤觀念所造成，提醒冉求與子路要好好自我檢討。

看事情不能只看外表，還要觀察其內部，才能夠清清楚楚做出正

確的判斷。明朝劉基（伯溫）在《賣柑者言》中說：「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說明擁有權勢的人，大權在握享有各種的福利，外表亮麗，赫赫一時，但在享福當下，已經種下禍因。「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句成語，是在警惕我們，不要只重視外表的華而不實，應該要重視內德的修養。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三章說：「假使讓我確確實實的知道，大道要推行於天下，並非那麼容易，因此唯有謹慎小心去推行，才能免於錯誤。大道之路是那麼平坦，然而人們為了私利，卻放棄了大道，喜歡走偏邪的捷徑。領導者為了私利，使得朝政越來越混亂，田地越來越荒廢，倉庫越來越空虛。那些當官的人以及地方仕紳，只知道外表穿著華麗的衣飾，來誇耀自己的尊貴；身上配戴利劍，來顯耀自己的地位；飽享美味佳餚，擁有多餘的財貨；卻不去接濟他人，這些人可說是盜用他人的財物，卻誇為己有之輩，這是不合乎正道

的啊！」要善用自己所擁有的去幫助別人，不要拿著他人的來撐高自己。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給我們的忠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是心存公道無為精神的發揮；以道弘人，是私心作祟敗壞品德的作為。濟公活佛的《成道之鑰》一文，可供我們為人修道之參考：

學道最大的障礙在傲氣，修道最大的障礙在氣秉；
講道最大的障礙在執著，行道最大的障礙在物慾；
辦道最大的障礙在怠惰，成道最大的障礙在退縮。
學道莫要只是學學粗表，永遠不能體道之樂；
修道莫要只是看看虛表，永遠不能契入真理；
行道莫要只是形式做做，永遠不能悟道奧義；
辦道莫要只是事物辦辦，永遠不能明白精華。

13 禮樂之征伐

【原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孔夫子說天下有道　禮樂征伐天子所造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無道制度顛倒

孔夫子說：天下政治清明的時候，國家制禮作樂及出征討伐的事情，都是出自天子的裁斷；天下政治黑暗的時候，國家制禮作樂及出征討伐的事情，都是出自諸侯的裁度。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每個人生活在自己的國家，都希望有一位聖王來領導，使自己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在平時能夠生活在禮樂治理的祥和社會中，一旦國家出現動亂，人人也都希望國家能夠有強

力的治安條件，及時擺平，不使發生動亂，因而有為的領導者，必須組合一個堅強而有能力的治理團隊，能為國家的安定百姓的生活作出美好的貢獻。是以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比例，要能夠得當，尤其負責的人，其品德能力都要很健全，如此國家才得以長治久安，百姓的生活才能安定和樂。一旦大權旁落，再加上私心用事，下位者不能為大局著想，動亂必然從此開始，是以孔夫子在此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人間無常，世事多變，究其原因，乃是人心所為。私心作祟，公心不再，利慾薰心，權勢迷性，致使人心不古，諸多的災難從此而生。人心本具善良的本性，由於接觸五光十色繽紛的世界，人心產生誘惑而變心，心變質就變，本性被習性取代，從而道德節節敗退，最後以混亂收場，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分析說：「具有上等品德的人，不會自以為有德，這才是真正有德；德行淺薄的人，自以為具有良好的品德，其實是一個無德的人。具有上等品德的人，順

其自然，並不會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德行淺薄的人，不明白自然的道理，總是想有所作為，並刻意表現自己的德行。具有上等仁慈的人，有所作為，卻不刻意表現自己的仁慈；具有上等義行的人，有所作為，同時合宜的表現自己的義行。具有上等禮教的人，有所作為，然而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必然會振起言行教化的行動，來挽救大眾回歸正道。當世人失去道心時，才會以品德來教化；當品德沒有了，然後用仁慈；當仁慈沒有了，然後才用義理；當義理沒有了，然後只好用禮儀來教化了。當用禮儀教化世人，此時世人的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儀無法教化人心時，人間的災禍亂象從此就開始了。自以為有先見之明的人，卻不能誠守大道。一味的賣弄才華，其實這只是大道虛華的外相，離大道越來越遠，反而是愚蠢的開始。所以真正的大丈夫，懂得駐守在純樸厚實的大道中，不沉湎在薄弱虛華的外相，所以去除虛假的外相，取用真實純樸的大道。」

世人來到人間最大的意義，就是藉假以修真，借著人間的假境以

找回本具的真心。我們來到人間，從經歷宇宙的成住壞空中去覺醒，人間分分秒秒、時時刻刻都在變化，每天有晨午昏夜，每月有月圓月缺，每年有春夏秋冬，在其間的生活，我們都是怎樣過的呢？每個當下都是可以覺醒的機會，覺醒是內心的開悟，並非是追求更多的名利情，在與人爭鬥當中繼續落入輪迴，那就失去來到人間的意義。是以要善用自己的條件服務眾人以積德，更要時刻反省自己，淨化心性以回歸大道的本位。

每個人來到世間，借著自己生長的環境，以了業了願才是正道，古德給我們《人生道路》一文來鼓勵我們：

人生道路不迷惑，邁向殊勝的佛國；
行道本分積極做，因緣都是互琢磨；
進而修辦行不輟，利益眾生化娑婆；
是好是壞對或錯，反求諸己才快活。

14 十世希不失

【原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孔夫子說禮樂制度　最多十世自諸侯出
自大夫出最多五世　陪臣執事三世即除

孔夫子接著說：出自諸侯的專權裁度，大概只能傳十世；出自大夫的專權裁度，大概只能傳五世；出自陪臣的專權施令，大概只能傳三世而已。

歷史是一部大道運行的活記錄，種什麼因得什麼果，在歷史的殷鑑中，歷歷分明，從不虛假，除非是記錄歷史的人，有所偏差，才會造成錯誤的現象。是以歷史也是因果報應的真實記錄。《舊唐書・魏

徵傳》載：「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又《書經・太甲篇》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是以我們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當要謹慎，以免做錯事扮演錯誤的角色，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因果業報，在苦海中難以脫離。孔夫子從歷史的研判中，給我們此章的提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古代天子以諸侯為臣，諸侯以大夫為臣，又大夫自有家臣，稱為陪臣。陪臣執國命，是在下位者執掌國家重要的權柄，顯然德不配位，會引動整個國家的動盪不安，雖能得到一時的權勢，但人心的不服，必然產生反對聲浪，此落彼起，沒完沒了，最終無不以失敗收場。《中庸》載：「孔夫子說：『愚蠢卻又喜歡自以為是，卑賤卻又喜歡獨斷獨行。生於現今的時代，卻違反古聖所傳下來的正道，如此的行為，將會給自己招來災禍。』不是居天子的尊位，就不可議訂禮

儀，不可以制訂制度，不可以考訂文字規範。現今天下，車子的軌道要一致，語言文字要統一，倫理道德要相同。雖然高居相當的地位，卻沒有對等的德量，是不敢制訂禮樂制度的；雖然具有相當的德量，如果沒有相當的地位，也是不敢制訂禮樂制度的。孔夫子說：『我談論夏朝的禮制，其後裔杞國，已不足以驗證了；我學習殷商的禮制，其後裔宋國，尚有一些殘留的資料；我學習周朝的禮制，現在還正在使用，所以我遵從周禮。』」因而史料的證明，是最為真確的。前車之鑑，後事之師，是以從事任何事情，都必須要合理，否則必會出現弊病。

在歷史的經歷中，在世事的變化裡，我們可以從中獲得許多的經驗，從這個經驗的得失中，我們是否用心去覺察而開啟智慧之門，讓我們處世更為瀟灑自在呢？或者世事變成我們的干擾而煩惱不已呢？智慧之門的開啟，讓我們應事更能圓融貫通。《論語・為政篇》載：子張問說：「十世以後的事情可以知道嗎？」孔夫子說：「殷商因襲

夏朝的禮制，其中廢弛了哪些，增加了哪些，從文獻上的記載，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因襲殷商的禮制，其中廢弛了哪些，增加了哪些，從文獻上的記載，是可以知道的。將來要繼承周朝的當政者，雖然經過百世，也是可以推算出來的。」

人間一切的作為，都是此心的作用，心善、言善、行善，則一切善；心惡、言惡、行惡，則一切惡。濟公活佛對於此心，有下面的建議：

放下執著的心，提起定下的心；

放下浮躁的心，提起安靜的心；

放下貪嗔的心，提起喜捨的心；

放下不安的心，提起真誠的心；

放下妄想的心，提起清靜的心；

放下煩惱的心，提起智慧的心；

放下自滿的心，提起謙虛的心。

15 政不在大夫

【原文】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

孔子又論天下有道　政事不被大夫套牢
天下有道庶民不議　天下無道下位胡搞

孔夫子接著又說：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那政權就不會落到大夫的手中；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那百姓對於國家的政策就不會有非議了。

自古以來，聖王治國以禮樂，霸王治國以權勢。治國以禮則社會有秩序，治國以樂則可陶治人心，是以聖王之世，國泰民安。治國以權則社會失衡，治國以勢則人民不安。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

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治人民，只能讓人民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人民有羞恥心。如果能夠以道德來約束人民，以禮樂來化導人民，人民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聖王治國，以身作則，公心一片只為人民謀福利，所以人民心悅誠服愛戴有加。霸王治國，為了滿足私慾，無所不用其極，上下交征利，社會秩序大亂，以下犯上的情況，層出不窮，戰事迭起，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因而孔夫子在此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

魯國自魯僖公以後，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等三桓，代代為魯卿，執掌國政，大權旁落，魯君無權，於是演變成《論語・八佾篇》所記載：孔夫子談論季孫氏說：「以周天子的八佾舞蹈禮樂，在自己的家廟中演奏，如果這種事情都能忍心做出來，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的呢？」又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乃是魯國當政的大夫，在祭祀祖先時，僭越禮制使用天子的禮儀，以唱《詩經・

雍篇》來撤除祭品，孔夫子說：「《詩經・周頌・臣工之什・雍篇》說：『四方諸侯前來助祭，天子以莊嚴肅穆的容貌為主祭。』為何這三家的廟堂祭祀，會取用天子的禮儀呢？」又載：季康子僭越禮制，要到泰山去祭祀，孔夫子對冉有說：「你不能諫止季氏，挽救他僭禮的罪過嗎？」冉有回答說：「我不能。」孔夫子說：「哎呀！難道泰山的神還不如林放的明白禮儀，而接受季氏的祭拜嗎？」

三桓是魯君的大夫，主掌國政卻僭越了君權，由於掌有兵權而以下犯上，造成國政的混亂。陽貨或稱陽虎，是當時季氏的家臣，魯定公五年（西元前505年），季平子去世，季桓子繼位，當時陽虎已掌握季氏的實權，變得更為跋扈，先是囚禁季桓子兩個兒子，接著挾恃季桓子的僭越專權，甚至一度使魯定公、三桓和一些在位的貴族，與他結盟誓約，可說是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此時孔夫子大約四十七歲，對於當時混亂的政局感到痛心疾首而無奈，乃全力研究古代經典，以及教育學生，希望有朝一日能為社會的安定，付出一些貢獻。

由於陽虎在心中早有叛意，對於孔夫子日益隆盛的聲望，令他寢食不安，於是想盡辦法，讓孔夫子加入他的團隊。《論語・陽貨篇》首章的記載：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魯定公八年（西元前502年），陽貨糾合三桓部分家臣，計謀除去三桓勢力，兵敗而逃往他國。

小無孝悌，大則叛亂，是以要培養孝道，以為社會安定的基礎，濟公活佛之《孝》一文，可為修道及待人處事的基礎：

眾善奉行孝當先，子道愛日正心安；學道養孝行勿懶，繼志述事續薪傳；
修道樂孝明本面，知其所以循根源；講道崇孝垂經典，尊賢育才慈愛寬；
辦道明孝體真善，美化心靈天職擔；行道達孝祖德顯，盡心知性恩報還。

16 祿之去公室

【原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解說祿去公室　至今為止已有五世
政逮大夫四世已有　三桓子孫必將失勢

孔夫子說：「官吏爵祿的發令權，不在魯國的朝廷，已經有五世了；政權落到大夫的手中，已經有四世了。魯桓公的三個子孫，仲孫、叔孫、季孫的權勢，也就要衰微了。」

潮起潮落，緣起緣滅，成住壞空，生老病死本是自然的現象，一切都是因緣生因緣滅，萬法皆是如此。要能識得透，捨離乾脆，生活才能夠過得瀟灑自如，否則因生而喜因滅而悲，讓自己糾纏於無盡的

情感當中，除了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痛苦之外，又有何意義呢？能以歷史為殷鑑，能在生活認真努力去體悟，將會使自己活得豁達而自在，才得以活出有智慧的人生。歷史所記錄的朝代更迭，或有人悲或有人喜，然而都會隨著時間而煙消霧散，唯有因果業力難以化解，所以會隨著機緣成熟而輪迴不已，喜怒哀樂折磨不已。依據孔夫子的研究，他在此說：「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明白歷史的演化，看清自然的規則，自可淡然面對。

三桓起源於魯莊公時期（西元前693年至西元前662年），魯莊公的父親魯桓公有四個兒子：嫡長子同繼承魯國國君，即魯莊公；庶長子慶父，其後代稱為孟孫氏、仲孫氏、孟氏；庶次子叔牙，其後代稱為叔孫氏；嫡次子季友，其後代稱為季孫氏、季氏。皆按封建制度被魯莊公封為卿，其後代皆成了大家族。由於三家皆為魯桓公之後，所以被稱為三桓或魯三桓。自魯僖公以後，三桓世代為魯卿，執

掌國家的政事，其中以季孫氏實力最強。三桓之間有共同利益又互相矛盾，對魯國的歷史與發展有重要的影響。魯宣公時期，三桓發動政變，驅逐意圖消滅三桓勢力，並且要恢復魯君權力的公孫歸父，而後三桓共掌魯國政事。魯昭公時期（西元前541年至西元前510年），三桓將魯公室的土地財產、軍隊及人口瓜分，並由三桓進貢，以供養魯君。魯昭公到後期無法容忍三桓，在西元前517年，與三桓交惡的郈氏合作，對抗三桓卻失敗，魯昭公被迫出走，六年後死於晉國的乾侯。三桓遂立昭公庶弟公子宋，是為魯定公。魯穆公時期（西元前415年至西元前383年），魯國實行改革，任命博士公儀休為魯相國，於是漸漸從三桓手中收回政權，國政開始回歸君王掌理，擺脫三桓專政的問題，重新確立魯公室的權威。叔孫氏與孟孫氏先後亡於齊國，而季孫氏則據其封邑費、卞，獨立成為了費國。

歷史的演化，瞬息萬變，從眼前看，好似很長，但觀看過去的歷史，無論多久，猶如昨日所發生。佛家說「剎那即永恆」，過去的時

間，猶如作夢一般，人間無常，一不小心，我們都成為輪迴於歷史的標的物，有何意義呢？何不早日警醒，及早修道，親證本性，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時間與精神。有心想要脫離輪迴漩渦者，應該及早尋找明師，指點迷津，明理實修，淨化心性，才能回歸正道，脫離難以解脫的苦海。明師的指點，仙佛的教化，有緣參加法會進修，濟公活佛告訴我們參加法會，要帶什麼回去？

帶智慧回去，對生命有助益；
帶歡喜回去，對生活有助益；
帶真理回去，對學習有助益；
帶孝順回去，對人道有助益；
帶感恩回去，對逆境有助益；
帶正念回去，對身心有助益。

17 損益各三友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此友為優
孔子論述損益之道　朋友多聞也是優秀

孔夫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損的朋友有三種。正直的朋友、信實的朋友、博學的朋友，這三者屬於有益的朋友。

九天玄女元君在《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說：「世間人生活在這個社會，是不能夠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的。在日常生活當中，必須要自助，還需要靠人助。朋友是很容易交往，但要選擇益友交往，實在非常困難。在開始交往時，就必須要謹慎選擇，以免於後來悔恨的

事情發生。與有仁德的君子互相親近來往，必然可以獲得本身及家庭的利益；與賭博淫賤的朋友相處，到最後必然會遭受到悲慘的下場。與善良的人交往，有如蘭花的薰香，一家栽種兩家可聞得芬芳的香味；與壞人交往，有如抱著孩子爬牆，一人跌倒會使兩個人遭殃。」是以要交朋友時，必須要謹慎，朋友可分為益友與損友，交到益友，放心交往，交到損友，處處小心，因而孔夫子在此告訴我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此章所談是益友，下一章再談損友。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看到才德兼備的賢人，就想要跟他看齊，希望能夠與他一樣；看到才德不好的人，自己就要反省，以免與他犯同樣的錯誤。」我們周遭的朋友，什麼品德的都有，我們必須有智慧，懂得去面對與善用，才能獲得實益，最重要還是藉機會增長自己的見識，培養自己的智慧，如此才能在任何情況下，自己都是受益者。不要遇到自己不想要的朋友，甩不掉又感到煩心，給自

己帶來麻煩，這是自己智慧的不足，不要怪他人對自己沒幫助。是以孔夫子又在《論語‧述而篇》告訴我們：「幾個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人可以讓我效法的地方，從中選擇好的去學習，那不好的就加以改進。」如此在生活中懂得靈活應用，必然給自己帶來實益，減少許多不好的阻礙。

所謂的「友直」，就是正直的朋友，這種人坦誠，不會使用花言巧語，與其交往不會受害，有話就說，知其個性，可以交心，只要有困難，一定會想辦法幫助到底，說話算話。所謂的「友諒」，就是信實的朋友，懂得寬恕別人，處處為他人著想，與這種人交往，絕對不會吃虧，同時可以從其身上學到許多優良的品德。所謂的「友多聞」，就是見多識廣、博學多聞的朋友，這種朋友能帶給我們許多學識與經驗，讓我們獲益良多。這三種朋友，孔夫子將其列為益者三友，是值得我們交往的朋友。

大道是我們最好的良師益友，尤其在末法時期，更是我們找回本性

回歸本位的一盞明燈，古佛有《天道》一文，可以讓我們走在正道上：

修天道，受磨難，天降大考驗心田；
有志者，永不變，不明之者墜深淵；
今修道，比古賢，如此看來還不難；
不打坐，不參禪，不用出家入深山；
夫妻同，雙堂前，半聖半凡修真詮；
聖凡半，顧後先，正己成人處處宣；
德不孤，行大千，處處皆有皇胎原；
少有富，多貧寒，自下而上渡靈殘；
先貧乞，後宦官，不渡無緣渡有緣；
有緣者，得真玄，得之容易修之難；
心服膺，手拳拳，藏的緊來包的嚴；
立大志，沖雲漢，何怕魔考將身纏。

18 友便佞損矣

【原文】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於友再加論述　善於迎合品德不足
善柔便佞皆稱損友　結交朋友此類必除

孔夫子接著說：善於迎合的朋友、善於柔媚的朋友、善於巧言令色的朋友，這三者是屬於有損的朋友。便辟，讀骈闢。

晉朝傅玄《太子少傅箴》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依據此理，在平時生活中，經常接近善良的人，可以給自己招來幸福；經常接近凶惡的人，必定使自己遭受災殃。九天玄女元君在《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第五》說：「與行為放蕩的人相交往，經常出入的場所，不是酒家、茶室，就是賭場、菜館，或者

是花街柳巷等色情場所。不分白天或晚上，都在消耗自己的精神，說話不合乎禮義，行為沒有廉恥，以奸詐之術互相欺騙，面臨危險互不救助，看到錢財就忘了道義，從中去獲取不當的利益，以致於正當的事業不看顧，更是讓父母擔憂，這就是所謂的損友。」孔夫子在此章則說：「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所謂的「友便辟」，是說與善於迎合阿諛奉承的人交朋友，這種人沒有原則，只一味想討好人，而獲得他想要的利益，只要無法滿足他的慾望，可能就會惡言相向。所謂的「友善柔」，是說與善於用柔媚的方法當面恭維人，背後卻對人誹謗有加的人交朋友，堪稱笑面虎、口蜜腹劍、棉中藏針，稍不注意，必受其傷害。所謂「友便佞」，是說與善於巧言令色、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孔夫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如此不實在的人，沒有仁德與誠信，與其交往，猶如臨深淵履薄冰，稍不謹慎即落圈套，危險至極。孔夫子說，這三種人都是損友，與其交往，要特別注意。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告訴我們：「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這正是孔夫子看到當時的社會，有感而發所說的話。沒有其他的原因，乃是未曾聽到善言的啟發，未曾見過善行的感動。這些人平日所接觸的，無非是一些做壞事的群類；平時所見到而記在腦海裡的，無非是一些壞事情，導致善良的心，一天比一天消失，罪惡的心，一天比一天旺盛。」益友與損友，都是此心所為，明智的人，當要知道如何選擇朋友，這對自己的一生來說，有著莫大的影響。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君子如果言行不莊重，就沒有威嚴；由於心不在焉，所學習的一切就不會穩當。待人處事要以忠實誠信為主，不去濫交品德比自己差的朋友，有了過失就不要害怕改除。」在急流中需要有浮木，才有機會脫離水難；在夜航中需要有燈塔，才能安全靠岸；在交友中需要有益友，才不至於走錯路。

修道在於修心，把錯誤的心改為正確，把污染的心變成清淨，如

此而已，古德有《人心似容器》，可供我們改善心性之用：

人心就像一個容器：
裝的快樂多了，煩惱自然就少；
裝的簡單多了，糾結自然就少；
裝的滿足多了，痛苦自然就少；
裝的理解多了，矛盾自然就少；
裝的寬容多了，仇恨自然就少。
胸襟決定器量，境界決定高下。
活著就是一種修行，修行就是修心。
修得一顆平常心，無時不是快樂；
修得一顆滿足心，無處不是幸福。

19 損益各三樂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孔子說明損益各三　其中情節深入詳參
樂節禮樂道人之善　好交賢友人人稱讚

孔夫子說：有益的有三種愛好，有損的有三種愛好。愛好以禮樂來調節，愛好稱讚他人的優點，愛好多結交賢能的朋友，這三者是屬於有益的愛好。

《覺林菩薩偈》載：「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心不住於身，

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性本是中性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非清非濁、非動非靜，所以說「性空」，但會因所接觸之緣而變化無常，所以說「緣起」。這個緣起來自於心著境以後，所產生的愛恨情仇，成為未來果報的依據。孔夫子在本章則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讀要，是喜愛的意思，乃是從心生起的需求，這需求有的對身心靈有幫助，稱為益；對於身心靈有損害，稱為損。損益之間，必須在面對人事物時善加觀照，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所謂的「樂節禮樂」，是說愛好以禮樂來調節自己的心情，禮節音樂對於心情的調適，待人處事有莫大的功能，能給自己帶來心情的平靜，能給社會帶來安定。所謂的「樂道人之善」，是說平時喜好稱道讚歎他人的優點，善與人同，是鼓勵他人行善最好的方法，其德量是很深厚的。所謂的「樂多賢友」，是說平時喜好與品德優良的賢人

交往，如此長期的薰染，必能獲得許多生活上的智慧。這三種喜好，對世人來說，是非常好的，對於修身養性是有幫助的，所以孔夫子稱之為「益者三樂」。

古德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類會因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性格，是以孟母三遷，才造就了亞聖孟子。成佛成魔，賢與不肖，都是心的作用，自古以來成就聖佛仙真，都是從喜好修道開始，修道重在修心，《大學》載：「修身從端正心念著手：如果身心有所忿怒，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恐懼，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偏好，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憂患，就不能夠端正。身心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不在焉。雖然眼看東西，卻有看沒有到；雖然耳聽聲音，卻有聽沒有到；雖然口吃東西，卻不知道其中的味道。因而身心不能產生正常的功能。」這是錯誤使用身心所造成的現象，因而《中庸》告訴我們正確的使用方式，以及其效果：「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回答子貢問仁時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有益於德能的增長，自然仁德可以從中慢慢培養滋長。濟公活佛則以《微笑》一文，來提醒我們增長德能：

讓微笑，剷除嫉妒貪瞋；
讓微笑，樞紐煩惱鬥爭；
讓微笑，解化瘴癘不生；
讓微笑，迎接光明象徵；
讓微笑，散播萬里溫馨；
讓微笑，帶給成就世界。

20 樂宴樂損矣

【原文】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續論損者三樂　驕慢逸樂最好不要
不可縱慾宴樂佚遊　三者皆損不可仿效

孔夫子接著說：喜好驕慢逸樂，喜好閑散遊蕩，喜好飲酒作樂，這三者是屬於有損的喜好。

世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而這個喜好，都是在平時生活中，耳濡目染慢慢培養滋長出來的，喜好會成為習慣，好習慣給人帶來的智慧與福氣，壞習慣給人帶來了墮落與敗德，其結果有天淵之別。是以我們在平時生活中，要隨時注意自己的心念，以及言行舉止，在漸漸累積的過程中，好的要保存並且繼續去做，不好的要即時停止，並加以改

善。孔夫子在本章提醒我們：「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所謂的「樂驕樂」，就是平時的待人處事，喜好以驕傲輕慢與放逸的態度，如此的輕浮，將使人對我們不敢領教，必然漸行漸遠，給自己設下失敗的陷阱。所謂的「樂佚遊」，就是平時的生活態度懶散不積極，不用心面對工作，卻喜歡遊手好閒到處遊蕩，如此將養成自己的不負責任，成為社會的寄生蟲。所謂「樂宴樂」，就是平時生活不檢點，喜好飲酒作樂，不務正業，對社會沒有貢獻，有時還衍生許多的社會問題。這三種喜好，都是私心太重，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卻不在乎社會的善良風俗，成為損害自己品德，敗壞社會風氣的罪魁禍首。

地球只有一個，其環境要靠大家維護，我們所生存的地方，包括國家、社會、家庭，都要靠每一個成員去維護，不容許有人破壞。如果有人私心太重，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卻破壞家庭社會國家的秩序，必將禍人禍己，要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道理。不要以為自

己一個人的作為，不會影響整體，這種想法太自私。慾望橫流何處不受影響，當慾望吞食了良心，所作所為將演變成巨大的災難，到時候又有誰有能力去阻擋消除呢？世人應該看清楚人間的因緣果法，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曾有人能僥倖免於災難。

老子教導我們不要被喜好慾望殘害的方法，在《道德經》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是要我們保護好本性的內德，謹慎於起心動念，不要追逐外在的一切事物，以免元氣受到損傷。平時要保持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的清淨，才不至於讓色聲香味觸法等六賊，盜走心性中的元能。如果過度使用眼力，貪看外境的形色，容易導致目盲；過度使用耳力，貪聽外境的聲音，容易導致耳聾；過度使用口食，貪於享受口慾，容易導致味覺失靈。心神不內斂，經常追求外境，獵取外物，容易導致心發狂；過度追求難得的財貨，容易導致行為出軌。所以想要成就聖

人的方法，必須充實內在的品德，不要向外境攀緣追求。是以要去除對於慾望的追求，以確保本性的天真，不要讓上天所賦予本性中具足的能量消耗掉。

不要養成不良的壞習慣，為了滿足私慾而無限制的造下惡業，這將給自己帶來厄運，給祖先蒙羞，又會貽害子孫，何苦為了一時滿足慾望，卻種下難以消除的禍根，生生世世為了了業而輪迴不已，卻痛苦萬分呢？有智慧者，當要止慾回靜，尋求明師，早日走向正道，才是明智之舉，濟公活佛曾以下文來引導我們修道，以回歸本位，不再繼續輪迴：

尊天命，則立身行道；明真理，則鍥而不捨；
行正義，則濟弱扶傾；擔使命，則鞠躬盡瘁；
立品德，則無私無欲；守禮節，則恭敬低心；
志於學，則不厭不倦；知根本，則率性而行。

21 君子有三愆

【原文】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陪侍君子易犯三愆　言未及之搶先發言
孔夫子說可謂急躁　若無耐心容易生變

孔夫子說：陪侍在君子的身邊，說話容易犯三種過失：不等到說話的時機，卻搶著說話，稱為急躁。

君子之道居仁由義，行事中庸，待人忠恕，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其言行端莊，慢條斯理，溫文爾雅，謙恭有禮，德高望重，讓人肅然起敬。陪侍在其身旁，當要學習其待人處事的風範。當自己的素養尚且不足時，未能體會君子的風格，心中難免慌張，或者蠻不在乎，以為君子不過如此而已，因此搶先說話，言行容易不自在，或者表現不得體，因

心虛而有失常的現象。孔夫子在此章先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陪侍在君子旁邊，在言語的表達上，容易出現三種過失，都是有失中道而產生偏差，這會給自己的人格造成缺失，並對於前途的發展，會產生重大的障礙。第一種是還沒有等到說話的時機，卻情不自禁，有失規矩搶先說話，稱為急躁。

依據《論語．子路篇》記載：子夏當莒父的邑宰，請問政事要如何處理？孔夫子說：「做事不可要求速成，不可只顧小利。想要快速，容易造成不確實，而難以達成目標，只顧小利，沒有遠大的眼光，那大事就不容易有成就。」這欲速及見小利，都是急躁者容易表現出來的行為。這種人在待人處事經常出現不耐煩的態度，凡事只求快，快速求成，急功近利，卻沒能考慮所產生的問題，隨時加以改善，一般很容易造成功敗垂成，或者半途而廢。對於自己的身體來說，由於求快，全身神經緊繃，精神壓力非常大，長此以往，不但容易罹患心臟病，傷害身心的健康，在工作的效率上，也會因為急躁而漏洞百出，傷害到與自己

共事同仁的感情，造成互相間的矛盾，所以在知道自己有如此人格特質時，要趕快自我反省檢討改善。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君子如果言行不莊重，就沒有威嚴；由於心不在焉，所學習的一切就不會穩當。待人處事要以忠實誠信為主，不去濫交品德比自己差的朋友，有了過失，不要害怕改過。」然而一個心情急躁的人，不經思索而做出的言行，多半會違反常理而不合乎中道，如此輕浮的態度，表現在言行上，就會不莊重；由於心思不穩定，在學習上通常效果不好。為了急於完成目的，出現花言巧語或者強勢恐嚇，都在所難免，最後變成一個不忠厚老實而失去誠信的人。有時為了達成目的，與惡勢力或不正當的人結合，雖然可獲得暫時的滿足，最後身敗名裂是必然的下場。有時為了速成而無法達到，怕面子掛不住，也會有瞞天過海的騙術出現，不但發現錯誤不改善，卻變本加厲造下難以抹滅的罪惡，實在得不償失。

急躁的人遇到困障，容易產生暴怒，隨便發脾氣，與人常發生口角

衝突，諸事不順是意料中的事情。如果陪侍在君子旁邊，不能趁機見賢思齊，做好自己本身的修養，實在會損失成功的大好機會。修道的人生亦是如此，有緣接近修道君子，當要好好學習，給自己的心性好好的淨化，才有機會成就聖賢。濟公活佛有《轉凡成聖》之好文一篇，可供修道士參考：

一念善惡，天淵之別；
一念慈悲，挽化迷頽；
一念懺悔，洗刷罪業；
一念感恩，圓滿和諧；
一念修心，莫云是非；
一念辨道，天心作陪；
一念了愿，鞠躬盡瘁。

22 言及之不言

【原文】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孔子又說侍君三愆　言已及之卻是不言
如此情形可稱隱匿　如此行為於理有偏

孔夫子接著又說：該要說話的時候，卻不說話，稱為隱匿。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辭，達而已矣。」言辭的表達，在於能夠互相明白通達而已。說話是人與人在生活中表達心中的意念，使得相互間能夠得到良好的溝通，是最為重要的目的。就「說」字而言，乃由言與兌組成，言者說話，兌者喜悅，說話以表達心情，使能達到兩相情悅為主要。顯而易見，倉頡聖人的造字，有其意義的存在，說話的功能要能拉近兩人之間的距離，使得生活更加

和諧，而不是用說話來製造矛盾，使得心情不好，造成十惡業中的妄言、惡口、兩舌、綺語等四惡業，這是錯誤使用語言，給自己與他人帶來傷害，成為輪迴苦海的原因。孔夫子在此說明「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為陪侍君子在言語中三愆的第二種類型，該老實與君子說話，卻欲言又止，或者不敢說、不想說、不便說，都稱為隱。隱言不但沒能解決事情，反而讓人更加猜疑，事態或者會更加嚴重，是以當要注意。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見一位有智慧的人，總會好好把握說話的機會，不會有失人或失言的情形，所以也不會有隱言的現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掌握好適當的機會，讓說話產生最美好最圓滿的效果。雖然巧言令色不是一種美好的表達方式，但該說話表達意見時，卻遲遲不說或者閉口不言，不但喪失了良好的機會，更會讓人產生誤會，也是很不好的現象。所以孔夫子也曾

在《論語・述而篇》誠懇地表白說：「同學們，你們以為我對你們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無所隱瞞，我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對你們不公開的，這是我做人的原則。」君子總是坦蕩蕩地在適當的時間場合，將該說的話表達出來，而且從不隱瞞。

陪侍在君子旁邊，當該說話而不說的時候，必然是有難言之隱，深怕說出口以後會遭人笑話，或者變成他人譏笑自己的話柄，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困擾、煩惱與傷害，殊不知君子的待人處事，是光明坦蕩，善於成人之美而不會成人之惡，只會幫助人而不會去陷害人，是以不必多慮。孔夫子曾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我對於世人，有誰受到毀謗？有誰受到讚譽？如果我有所讚譽，一定是經過考察過的。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循正道行事的人。」這就是孔夫子的為人，實話實說，該說則說，而且有憑有據，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當然對於陪侍小人，就要小心翼翼，以免自己招惹不幸而陷於痛苦之中，給自己或家人帶來困擾與麻煩。

有話該說則要誠實的說，不要由於顧慮太多，因而錯過機會，做出合理而適度的表達，造成了遺憾終身。當然這也要有相當的智慧去判斷，培養識人的智慧，做出適當的處置，一直都是終身要學習的目標。因此生活中要時時刻刻反觀自照，發現錯誤，及時改善，務必將心性上的污染全數除去，以保存清淨的心性。古德有一篇《人間活佛》的善文，我們要好好去探究：

真正的佛，應該是在人間，
能夠用慈悲心，去對待別人，
對別人有一份慈愛、包容、關心，
把那種慈悲的愛心，發揚出來，
去關懷幫助別人，去濟世救人感化人，
讓社會更祥和的這種人，就是人間的活佛。

23 未見顏色言

【原文】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夫子又論侍奉君邊　未見顏色隨便而言
這種行為可謂瞎說　易生事端在所難免

孔夫子接著又說：沒能察言觀色，就隨便亂說話，稱為瞎說。

說話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說話得體，會給自己的人格加分，因而適時適度適地適人說出該說的話，會讓人心曠神怡，對我們倍加好感與信任，對自己將來的前途，有很大的幫助。聽人家說話，也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要學會傾聽，把話完整地聽完，然後再針對對方的話，做出合理且適當的反應，讓人感到你的誠意與尊重，對方一定會由衷對你產生好感，慢慢產生共識，對於將來要發展任何工作，都會

有相當的幫助。最忌諱的是，先入為主去聽別人說話，他人一句話還沒講完，自己卻喋喋不休講了一大堆，而且這些話，都是自己一廂情願的話，不曾對對方的問題，做出有效的處理，這會讓對方感覺到，你對他的不尊重，而且說話沒有分寸，讓對方感到莫名其妙而心生厭惡。甚至對方已經做出不耐煩的臉色，說出不配合的語言，此時當要知道收斂，不宜繼續表達意見，否則尷尬的場面必然出現，甚至於更不好的爭吵場面發生，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明知這種話沒有效果，為何還要浪費口舌，弄得成為一場僵局呢？

俗語說：「一言為重，千言無用。」說話是很傷元氣的事情，所以要懂得保護我們的元氣，不因為經常說一些不重用的話，傷神又傷德，何苦要陷害自己呢？生活在人間，要懂得善用言行，要學會以聲色來和諧生活，讓自己成為一位有生活品味的智慧者。只有學會察言觀色，誠心待人，才會有更好的人際關係，不要成為孔夫子在《論

語‧衛靈公篇》所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的小人物，這將會毀了自己的一生，讓自己白來人間一趟。當要知道人身難得，要知道一言一行，都是將來成佛或成魔的依據，也是自己將來要超生了死或是繼續輪迴的重要關鍵。

每一句話都有能量，對於心性淨化有幫助的是正能量，不但在人間可以讓人倍受尊重，而且一言還可以興邦，還可以累積善德，送我們回天堂，因此不要小看一句話，說對了可謂功德無量。對於淨心沒有幫助的話，會產生負能量，不但在社會會遭受他人的鄙視，而且一不小心造成一言喪邦的效應，當罪惡累積深重，還會讓我們出生三惡道，因此不要小瞧一句話，說錯了可謂罪過無邊。《論語‧衛靈公篇》記載：子貢問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實行的嗎？」孔夫子說：「那就是忠恕了，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不要加在別人的身上。」我們與人相處，沒有人希望他人用不誠實的話來欺騙我們，當然我們也不能瞎說來糊弄他人。

說話出自心意，要想說話合情理而有效用，必須淨化自己的心性，濟公活佛有一篇《如何淨化這顆心》之美文，可提供參究：

（一）以戒為師謹言行
（二）保持靈明智慧心
（三）言行都要合乎道
（四）不知者仍然有罪
（五）用心淨化這顆心
（六）自心清靜的妙用
（七）活出生命的光輝
（八）活出無限的智慧
（九）保持清淨到永遠

24 君子有三戒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孔夫子說君子三戒　少年之時行事急切
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能夠避免困惑有解

孔夫子說：君子有三種要戒慎的事情：年少的時候，血氣尚不穩定，應該要戒慎色慾。

《玉皇心印妙經》載：「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迴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育青；出玄入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

不焚。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不凋不殘，松柏青青。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散寒瓊。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持誦萬遍，妙理自明。」文中說明世人降生人間，與生俱有天賜的精氣神，應該要好好的保護，不要使其流失，保護之法，當知守戒，自然能夠保有其功能，出神入化，回歸本位。孔夫子在此章則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身為一位修道君子，當知謹慎守戒，不要使精氣神流失了，以免將來沒有足夠的條件回天。此章要我們持守的第一個戒律，是在年少的時候，因血氣尚未成熟穩定，不要追逐攀緣於形色，以免使精氣神流失，傷害精氣神，使得身心靈難以淨化。

人身三寶精氣神，一生保有它，神清氣爽，幸福無邊，稍有損失，一生的基礎敗壞，未來的人生，必然跌入谷底，病魔纏身，厄運頻頻，沉淪六道，難以出離輪迴之苦。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

「當宇宙還在鴻濛時期，天地剛要形成的時候，萬物都沒有。當無極進入太極的階段，隨著太極一動生陰陽，而有天地的形成。天以一數而生陽氣，陽氣處於靜而虛的狀態；地以二數而生陰氣，陰氣處於動而實的狀態；人以三數而生成，處於天地之間，交錯而形成半陰半陽的情狀。此時天地才安定，天地人三才顯現，此時道炁分陰陽稱為兩儀。這陰陽兩儀是大道的玄炁所分生，這天地兩境是玄炁所化現。陰陽二氣交會而有晝夜的分別，寒暑二氣的作用而形成一年四季。時間隨著日月的流轉，循環不息的運行。由此母體而生出子體，繼續生育永無窮盡。到如今的甲子，已經有六萬多年了。人類獲得五行的秀氣，靈性超越萬物。萬物得到五行的偏氣，靈性不及人類。上天為了養育我們的生命身體，萬物皆備。有幸能夠生為人類，卻不知道藉此機會修行，一旦失去人身，想要再獲得，當然是很困難了。」所以孔夫子提醒我們，要善於謹慎守戒以保護此身，善加應用以藉假身修真本性，才是明智之舉。

已經成道的諸天神明聖真諸佛菩薩，都是凡人所修成，祂們在證道之路，都曾經留下其智慧的結晶，寫成經典以供後世的人參考，我們除了感恩之外，當要用心探究，認真體會，才得以明其真諦，藉此以了業了願，回歸正道，返回無極理天，濟公活佛曾留下《見賢思齊》之文，提供修道士參究：

修道不是濫竽充數，要實實在在、真真正正，不是圖個名稱。
修道人更要有修道人的作為，要有廣大的胸襟，你們的心放開了沒有？
你們的心容納了多少人，是不是像老祖師一樣，容納天下眾生？
佛堂與佛堂之間就不合，這一線跟那一線又不合，這算修道人嗎？
修道人要有廣大的心懷，就像老祖師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有怨容易生恨，生個恨心成不了道，你有嫉妒心也成不了道。
看著別人好，要見賢思齊；看到別人不好，要反省自己。

25 血氣剛戒鬥

【原文】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孔子又論其年已壯　血氣方剛避免狂妄
平時所戒在於爭鬥　能夠做到前途寬廣

孔夫子接著說：等到壯年的時候，血氣正是剛強，應該戒慎爭鬥。

修道修心，在於時時刻刻反省檢肅自己，消除心性中本來沒有的東西，才不會沾染不良習氣，成為輪迴苦海的原因。然而世人隨著年齡長大，慾望增強，為了滿足私心的作祟，在血氣方剛之際，很容易做出違反常理的事情，從此沒完沒了的與人計較並爭長短，從此好似生活更充實了，然而靜下心一想，我們所面臨的是非更多了，所憂

心煩惱的事情也增加了，這到底是福還是禍，大部分的人心思已經習慣於爭鬥，從中取得更多的名利以滿足自己的慾望。但身心靈受到無盡的折磨後，一旦在清夜獨處時，難免悲從中來，此時良心的曇花一現，能否讓我們從此驚醒覺悟而回歸正道呢？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君子三戒的第二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老子的《道德經》有五千餘言，不外乎就是要我們做到無為不爭，天下自然可以太平，百姓自然安和樂利，享受神仙般的生活，並在第二十二章說：「能忍受委屈，反而能夠保全，能夠忍受冤枉，必然能夠平反；能夠謙卑低下，必然能夠豐盈得利；能夠安處破舊，必然有更新的機會。不貪而少取，反而能夠獲得；貪多而無厭，反而會陷入迷惑。所以聖人知道抱守大道的單一原則，作為運作天下事物的準則。不限於自己的私見，才能夠看得更清明；不自以為是，才能夠讓是非更彰顯；不自我誇耀，才會有功勞；不自高自大，才能夠長養品德。正因為不與人相爭，所以天下人沒有能夠與他相爭的。以上

古人所說的『曲則全』等這些話，難道是虛假而無憑據的話嗎？只要誠誠懇懇完全做到，必然能夠回歸大道的領域。」年輕力壯，只長體力，不長智慧，只知爭鬥，不知退讓，必然兩敗俱傷，難以兩全其美，並非上上之策，有智者當知分辨而善為之。

生存之道在於雙贏互利，並非為了私利而爭得你死我活，歷史的殷鑑，因果的見證，天網恢恢，何嘗不是自作自受。明白此理，當要謹慎，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必然遠離怨恨。成人之美，必然受到敬仰與尊重。為了滿足私慾，爭權奪利到處樹敵，縱然擁有整個世界，卻仇敵滿天下，如何過著安穩舒適的生活呢？正如《論語・顏淵篇》所載：齊景公向孔夫子問治國之道，孔夫子回答說：「君王要盡到君王的責任，臣子要盡到臣子的責任；父親要盡到父親的責任，兒子要盡到兒子的責任。」齊景公說：「這話說得很好，如果君王不能夠盡到君王的責任，臣子不能夠盡到臣子的責任；父親不能夠盡到父親的責任，兒子不能夠盡到兒子的責任。雖然有粟米俸祿可領取，我還能

夠安心地享用嗎？」人生無論是榮華富貴，或者是貧賤窮困，內心都要過得心安理得，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生。

心存感恩，必能享受生活的美味；懂得付出，才能享受助人的喜悅。濟公活佛所撰《感謝的心》，正可培養善良的心，以享受生活的樂趣：

感謝上天賜給我新的每一天，我懂得珍惜，不再浪費；
因為它是用我珍貴的生命換來，唯一可以填補的，努力完成每一件事。
我一天這麼重要，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要損失。
選擇善良，不再邪惡；立定目標，不再茫然；
熱心助人，不再冷漠；研究道理，不再空渡。
盈滿於心的願，是生命真誠的流露；
用愛點燃心燈永續延，落實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26 血氣衰戒得

【原文】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又說年紀已老　血氣已衰不可過勞
戒之在得以免勞累　如此修行必須及早

孔夫子接著又說：等到年老的時候，血氣已經衰退，應該戒慎貪得無厭。

《增廣昔時賢文》載：「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又載：「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年紀一大把，社會的歷練豐富，該有的都有了，沒有的還是沒有，強求非但沒有好結果，浪費時間精神，說不定還要自取其辱。患得患失，只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困擾與傷害。到了安養天年時，當要曉得放下，避免是是非非讓自己難以安

心過日子，更可怕的是無法淨化心性，到了捨報時仍繼續帶業往生，讓這一世未能了結的因果，留到下一世再困擾我們，何苦要陷害自己，讓痛苦的生活一直延續呢？孔夫子在此章以君子三戒的第三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明知年老體衰，當要懂得保護自己，讓自己的晚年過得逍遙自在，為將來回天作好鋪路才是。

修行之道，回歸本位，我們從哪裡來，就要回到哪裡去，是以佛家說「如來」又稱「如去」，那是一個清靜涅槃無極的至善地，乃是大道的本源，是萬事萬物萬象最終的歸處，千經萬典莫不為此境界而闡述，此處不在外，與心同在，是以修道修心，要向內心淨化，去除累世業識才得以到達，從此就不再患得患失，心安理得，逍遙自在。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所謂靜心者，萬念不生謂之靜，一塵不染謂之清。欲見本性，必須心靜，心不靜，參禪難得通神；欲明其心，務宜性明，性不明，處世難得受益。先天之心，清靜無垢；後天之心，情慾有污。靜之一字，妙理無窮。養性克復先天之命，必須消

除邪念；鍊命保全後天之性，務宜靜悟玄功。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不能修與養也。是故定靜之功，乃是三教之命脈也。靜極則虛，虛極氣清，氣清大道則明；妙極則玄，玄極心悟，心悟真常則得。心靜則神清，心動則神昏。塵無風而不起，心無慾而常靜。非禮勿視，眼之靜；非禮勿聽，耳之靜；非禮勿言，口之靜；非禮勿動，身之靜。有慾念必除，有妄念必消，有私念必戒，有貪念必滅。念消則私盡，私盡則慾除，慾除則陽純，陽純則陰滅。」安養天年之道，就是心靜無慾，才不至於患得患失而成為慾望的奴隸，生生世世折磨我們。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大道經常展現無為的精神，然而其實際的作用是無所不為。平時如果能夠守護好性王，其周圍的種種習性將自然產生變化。如果想要以人為的慾望去運作使發生變化，那

將會受到習性的反撲而產生不良的報應。此時要以難以名狀、出自大道純樸的本性，去降伏這些習性所產生的妄念。這無以名狀純樸的本性，能夠教導人心不起慾望，使心性回歸平靜，此時天下的一切，自然可以回歸正道。

修道在平時生活中，在遇到人事物而起心動念時，必須要看緊，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務必使其完全清靜為止，絕對不可苟且姑息，致使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在平日生活中，濟公活佛以《與人相處四原則》來教導我們：

相敬以禮：人與人相處要懂得互相尊敬，以禮待之。

相愛以誠：人與人相處要懂得相親相愛，以誠待之。

相諒以恕：人與人相處要懂得互相原諒，互相包容，用寬恕的心來相待。

相勸以勤：人與人相處要懂得勤於互相幫助。

27 君子有三畏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孔夫子說君子三畏　天命大人敬畏其規
還要敬畏聖人之言　如此作為堪稱智慧

孔夫子說：君子有三種應當敬畏的事情：要敬畏天命，要敬畏大人，要敬畏聖人之言。

君子坦蕩蕩，心地光明正大，當然無所畏懼，但必須懂得謙卑有禮，所以當要知所敬畏。所謂的「畏」，含有畏懼與敬畏的內涵。對於玄之又玄的大道，由於難以徹知，因而心生恐懼，然而君子之心胸，非常了解，上天有好生之德，既生萬物，必然不可能隨便毀滅萬物，其中定有其運作的方式與軌跡，只要出自誠心的崇敬，必然能暗

合天意而順乎自然，這在修行的意境上，必然更上一層而幾近大道。孔夫子在此章申明君子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所謂「畏天命」，天命之謂性，畏天命乃是對本性的敬畏，才得以淨化本性，以歸復天命。所謂「畏大人」，《周易・乾卦・文言》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乃對於品德高尚智慧高超等大人的敬畏，從而學習其偉大的精神。所謂「畏聖人之言」，乃因聖人之言，出自誠心，可以達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無上境界，能夠敬畏聖人之言，不但可以趨吉避凶，還可以回歸中道。

依據《中庸》記載：「君子之道既廣大而又微細，大道的淺顯部份，連愚昧的匹夫匹婦都可以知道；但其深奧的部份，就連高等智慧的聖人也有所不知。大道簡單的部份，一些不賢明的普通夫婦，也都能實行君子之道；但到大道的最高境界，有時候連聖人也做不到。天地雖然如此的廣大，世人也難免有所遺憾。所以君子說到大，就連整

個天地也不能承載；說到小，天下所有的一切也不能破解。《詩經·大雅·旱麓篇》說：『鳶鳥飛翔在天空，魚兒跳躍在深淵。』說明觀察事情上下都要分明。君子之道，從匹夫匹婦的小知小見開始，到了最高深處，要能徹底觀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萬象。」先明理方能修道，只有心存敬畏，才能夠認真學習，不知敬畏，就無法展現誠心超越常情，去理解常人難以明白的部份。

又據《中庸》記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說非常盛大啊！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但卻能體現在萬物上，使人無法離開它。』使得天下的人，都能以齋戒沐浴的清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參與祭祀大典，鬼神的盛德，讓我們感受到充滿在頭上，充滿在我們的左右。《詩經·大雅·抑篇》說：『神明的降臨，是不可以揣測的，怎麼能夠怠慢不尊敬呢？』從隱微到顯著，這整個過程都非常真實，是如此的不可掩蓋。」鬼神是大道陰陽二氣的作用，就附著在萬事萬物萬象上，隨時在我們的生活中顯現，只要我們仔細觀察體

悟，就可以體會到。

天命、大人、聖人之言，在書面上，每個人所看到的都是一樣，但看到的人，由於智慧程度不同，所體會的境界也會不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自會其意，深淺有別。正如惠能大師在《壇經》所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唯獨能夠覺醒，徹知本性者，才得以明白大道的玄妙，明白聖佛所啟示的道理。古德有《悟》一文，可供我們修行的參考：

聖人求心不求佛
愚人求佛不求心
智人調心不調身
愚人調身不調心

28 侮聖人之言

【原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夫子又言小人不畏　不知敬畏天命之威
不敬大人不畏聖言　等到禍至才知後悔

孔夫子接著說：小人不知道天命的尊貴，因而不懂得敬畏，不尊敬大人，還輕侮聖人的言論。

小人的心地狹隘，見識短淺，不知道天命的可貴，大人的偉大，聖人之言的尊貴，因為無知而藐視，不知道天意而自以為是，因此逆天道行事，受到悲慘的報應是可以理解的，最可怕的是，遇到乖舛的命運，還不知道改善，甚至為了逃脫惡劣的命運而胡作非為，如此雪上加霜，陷自己於水深火熱之中。最可惜的是，不知道向賢能有智慧

的人請教，甚至為了面子，還故作鎮定，打腫臉充胖子，誠如《大學》所說：「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作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而躲藏遮掩，將其不善的言行掩蓋起來，盡力表現善良的一面。但這些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已表露出心思，在別人已經對他了解得清清楚楚，有如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假裝遮掩的動作，又有何好處呢？」是以孔夫子在此章將其行為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來說明，如此的作為，如不改善，自己的命運將越來越困頓。

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只因存心不同，所以心情不同，命運也不同。在《論語》有關小人的敘述，略述於下，以為我們生活中的參考，如果有此現象，當儘速改善，以免陷入命運的黑暗區：

《為政篇》子曰：「小人比而不周。」

《里仁篇》子曰：「小人懷土，小人懷惠。」又子曰：「小人喻於利。」

《雍也篇》子謂子夏曰：「無為小人儒。」

《顏淵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憲問篇》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子曰：「小人下達。」

《衛靈公篇》子曰：「小人求諸人。」又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陽貨篇》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又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又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又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子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又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

《子張篇》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其下場是因不明理而犯下罪業，終至遭受惡報，誠如《地藏菩薩本願經‧觀眾生業緣品第三》所載：「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侵損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藍內恣行淫欲，或殺或害，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今有《呂祖勸世歌》一首，可供修行之參考：

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

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算甚麼命，問甚麼卜。

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

力行此言，神欽鬼伏。

29 生而知之者

【原文】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孔夫子說天生明理　與人相處皆能有禮
如此作為上等智慧　人人敬重自己珍惜

孔夫子說：天生知道真理的人，是上等智慧。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謂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慎獨的君子，能夠復命，找回本性的功能，其智慧可以參贊天地，使得天地正

位，萬物獲得養育。猶如六祖惠能大師受到五祖弘忍大師的印證後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是徹見本性真相，大道本質的智慧者，證悟後真心流露的話。孔夫子在此章則說：「生而知之者，上也。」

惠能大師在《壇經》告訴大眾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界上的人本來就具有，只因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借著大善知識（明師）的指點開示引導，才能見到本性。世人應當要知道，無論是愚癡的人，或是有智慧的人，所具的佛性本來就沒有差別，只是由於每個人迷惑或了悟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愚癡和智慧的分別。」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勤能補拙，是以孔夫子又在《中庸》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上等的智慧，人人本具，只要能夠清除本性上的污染，讓習性回歸本性，必然可以轉識成智，時時以至誠的心性應事，必可以達到圓滿的成果，是以《中庸》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每個人來到人間，主要是找回自己至善至誠的本性，至善的本性本具上等的智慧，自然能做到心善、口善、行善。然而世人大多沾染習性，必須要找明師指點以開啟智慧之門，然後依照修身、修心、修靈、修神、修性的次序，最後才得以回歸大道。

修道必須要先明理，然後再依據理路實際下功夫去做，然而修道主要的目標在修心，修心是要淨化心性，使回歸本性的原狀，稱為復命。是以平時要針對心性下功夫，做到《呂祖百字碑》所說「養氣忘言守」，行正道以集正氣，讓本有卻流失的真氣回歸本性，自然可以回歸正道。濟公活佛則以《養氣存和》之文來引導修道士：

立志以明道，立心以忠信；敬以養心，恕以養性；
忍以養氣，容以養量；學道明理，養道守義。
存養宜衝粹近春溫，省察宜謹嚴近秋肅。
仁其心，誠其心；敬守此心則心定，斂仰其氣則心平。
以靜養其身，和氣迎人；浩氣臨事，正氣接物。
君子之心，器量涵蓋一世；小人之心，志意拘守一隅。
存和氣，寬厚慈良，謙恭和藹，必從容有度，謙遜敬慎。
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智愈圓而行愈方。
略宜貴深遠，謀宜貴圓通；則大以養志，凝重以養氣；
深沉以養識，寬裕以養量。
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

30 學而知之者

【原文】學而知之者，次也。

孔子又說學而知之 藉著學習以啟其智
如此智慧可稱次等 外表現象內德所指

孔夫子接著說：經過學習才明白真理的人，是次等的智慧。

人的智慧有三六九等之分，上等智慧者屬於生而知之，中等智慧者，要經過學習才能知道，這種人懂得勤奮學習，雖然資質沒有生而知之者優秀，尚知道奮發圖強精進努力，其成就也不會差於生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容易自恃其才，也會讓傲慢掩蓋其智慧，是以小時佼佼，未必長大會有成就。聖如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我並非天生就知道這些道理，只是喜歡研究古代文獻或古聖賢的精神，

從中努力去探求而得來的。」可見學而知之亦能成聖，反觀古時許多天才兒童，在歷史上都名不見經傳。

孔夫子又在《論語》同一篇說：「或者有人不明事理就急著去創作，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平時喜歡多聽聞研究一些言論，並從中選出一些好的道理而去依從學習，多加以觀察而且記憶，雖不如生而知之者，但也僅次於此了。」孔夫子一直不認為自己有天生的智慧，都是靠自己從小在困境中，養成努力學習，激發自己潛能而來的。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太宰問子貢說：「孔夫子是個聖人吧！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才能呢？」子貢說：「的確是上天要他成就聖人，又給他更多的才能。」孔夫子聽了之後說：「太宰真要了解我嗎？我年少的時候，家境貧窮，才學會許多粗鄙的事情。要成為一位君子需要擁有很多才能嗎？其實是不必要的。」琴牢說：「孔夫子曾說：『我不被執政者所任用，所以才學會許多技藝。』」可見後天努力學習，也能成就聖人。

孔夫子在《中庸》說：「平時喜歡追求偏僻的道理，做一些怪異的行為，後世的人或者有人會稱述他，但我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要成為一位君子，應該遵循正道去做，至於沒有恆心半途而廢，我是絕對不會如此的。君子一生要依循中庸之道行事，雖然一輩子默默無聞，不為人所知，也不會後悔，唯有聖人才能做得到。」由於他盡一生之力做到了，所以成就了至聖先師的聖名。

孔夫子在《中庸》說：「大道沒有遠離人，世人因不明理而遠離大道，如此的道就不是真道了。《詩經‧豳風‧伐柯篇》說：『削木做新的斧柄，拿著舊的斧柄在眼前對照，就不會失去準則。』拿舊的斧柄當樣品，去做新的斧柄，如果稍微看走眼了，也會與原斧柄大不相同。所以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改過向善就可以了。能夠推行忠恕之道，離正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不要加在別人身上。要行君子之道有四項：我孔丘連一項也沒做到：所希望兒子侍奉父親，我沒有做到；所希望臣子侍奉君王，

我沒有做到；所希望弟弟侍奉兄長，我沒有做到；所希望朋友對待我們，我沒有做到。平常的品德，要努力去實踐，平時的言語，要能夠謹慎。如果還有不足的地方，不敢不勉勵自己；如果還有餘力，不敢不盡力去學習。說話時要顧慮到行為，在行動時要顧慮到所說的話，必須要做到言行一致。這樣的君子，怎麼會不忠厚老實呢？」這是教導我們努力學習，可以成就聖賢的方法。

古德有《養氣》之美文一篇，可為我們平時學習成就聖賢之用：

多學多讀養才氣，溫柔處事養和氣；
謹言慎行養清氣，樂觀能容養大氣。
重情重義養人氣，不卑不媚養骨氣；
淡泊名利養正氣，敢為敢當養豪氣。
佈施持戒養福氣，忍辱修定養禪氣；
勤練道功養真氣，心繫蒼生養神氣。

31 困而學又次

【原文】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孔子又論學習因困　遇到障礙為了生存
如此智慧再次一等　內具智慧外現為準

孔夫子接著又說：受困境激勵才知道真理的人，又是次一等的智慧。

世人喜歡生活在順境中，但舒適的環境通常無法造就人才，自古以來，有成就的人，都是經過困逆之境磨練出來的，佛家說「逆為增上緣」。依據《孟子・告子下篇》：「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傳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邊遠的海邊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買來。所以

上天要將重大的責任降在人身上，必定使他的心神苦惱，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的體膚挨餓，使他遭受困窘空乏，使他諸事不順而心煩意亂，以此來磨練他的心志，堅強他的性格，增加他的能力。人要經常遇到過錯，然後才會改進；心中痛苦思慮受阻，然後才會奮發；體現在精神上，生發在語言中，然後別人才會明白。在國內沒有遵守法度的大臣，在國外沒有能夠抗衡的國家，以及外在的憂患，國家通常會滅亡。由此可以知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在困難悖逆的環境中，能夠面對去學習而得到趨吉避凶的方法，這種人智慧必然是高超的，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能夠在困境中，力爭上游，脫離險惡的環境，靠自己努力，找到自己的智慧，可說是難能可貴。

藍采和仙翁在《歷煉》中說：「自古流芳傑士，皆自血枯淚盡而來；歷代高譽賢豪，必經艱深危上勘過。故寬敞之康莊，絕非無崎嶇之路程；恆久之光輝，亦非無暗黑之時際。於修道，窮通否泰，順逆

夷險，旨於考驗轉圜之道也。猶鯉察水勢而游，鴻擇風向而飛，逆而游之，則躍越益高超，迴而翔之，則氣勢更行奮邁。有志之士以精誠佈道行仁，以智勇征服厄境。勵之以握火抱冰之剛毅，貫之以焚膏繼晷之能耐。屆時渡寅夜如晝日，臨千山似平陽。鑄造成重如山嶽之氣勢，歷煉出擔承大任之雙肩。若夫聖者，千秋事況，千秋力，亙古誓願，亙古心。」遇到困境危難之時，唯有拿出勇氣與毅力，面對環境以學習，藉此磨練出堅強的信心，開啟更圓融的智慧，當通過考驗，其樂自知。

學習之道，不外乎找回至誠的本性，然而平時的生活，就是學習的最好道場，在此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其中的道理，就是學習明道、修道的良方：「凡事豫則立，不立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

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能以此精神修道，何道不能成？能以此精神學習，何智不能啟？

受困要知道被困的原因，針對問題加以改善，在人生的旅途中，必能遇困而解，逢凶化吉。在修道的路上，濟公活佛給我們指導方針：

聖事難事辦得成，所謂擔當；順境逆境衝得過，方顯襟度；

喜怒無常穩得住，方算涵養；取捨進退忍得下，可現氣宇；

利害得失看得破，端看操守；死生禍福識得透，始見志節。

32 困不學為下

【原文】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夫子再述困而不學　雖遇艱困仍不醒覺
如此之民最為下等　無知凡夫德能俱缺

孔夫子最後說：雖然受困卻還不知道要學習的人，這種人是最下等的智慧。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大道是無形無相、無聲無臭的，難以眼見，難以耳聽，難以手摸，全憑智慧去判斷。所以具有上等智慧者，對於大道的真諦甚為清楚，是以一旦聽聞大道，隨即能夠體悟而勤於行道；中等智慧者，未能徹知大道的真

相，當聽聞大道時，覺得若有若無，半信半疑，所以有時進時退時顯時隱的情形；下等智慧者，對於大道是門外漢，當其聽聞大道時，因為不懂，又自以為是，所以認為荒誕不經不屑一顧，因而以大笑來譏毀，這種沒有智慧者，如果不嘲笑大道，怎能顯出大道的尊貴呢？」

孔夫子在《中庸》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愚癡者、低賤者，顯然智慧不足，照理應該要積極努力充實自己以改變自己的無知與無明，但觀之世人，大多數愚癡的人喜歡自以為是，低賤的人喜歡獨斷獨行，這種深怕別人看不起自己，卻做出錯誤的方法，違反古代聖賢所傳下來的正道，如此的行為，將會為自己招來災禍，付出無知的慘痛代價。

《論語・憲問篇》記載：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原壤是春秋時魯國人，是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的後裔，是孔夫子的故友。相傳原壤母親過

世，孔夫子前去幫他治喪，他卻張開兩腿蹲在路邊等待夫子，在喪禮進行時，他卻站在棺木上唱起歌來，對於這種無禮的行為，孔夫子責備他說：「小時候不能謙遜待人處事，長大後又沒有讓人可稱述的才德，到了老年還白白活在人間，可說是敗壞品德啊！」夫子並以手杖敲她的小腿骨。孔夫子在此章則說：「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孔夫子的教育，以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著稱，他在《論語・述而篇》說：「只要主動帶著束脩等薄禮來求教，我不曾不給予教誨。」接著又說：「學生如果不發奮求知，就不去啟發；如果不是想說而說不出來，就不去開導；如果舉出一面，卻不去領會其他方面，就不再教導了。」這是夫子的教育方式，循循善誘，諄諄教誨，講究有效而不敷衍，實際運作而不空談。

困而不學，成為下等智慧，甚至沒有智慧的人，必然在不知不覺中造下惡業，將來遭受惡報在所難免，誠如地藏菩薩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觀眾生業緣品第三》對聖母所說：「若有眾生，不孝父母，

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侵損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藍內恣行淫欲，或殺或害，如是等輩，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與取者，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濟公活佛的《覺智》，可以幫我們脫離智慧的貧困：

只有「覺性」，才能看清真假，識透人生，

明白什麼是該追求的？什麼是該放棄的？

如果你是用「識神」，那只能透過學識、知識、才識，

來看人，瞭解事物，這是不能超越的。

想要超越「識」，就應該學會用「覺智」的本能。

33 君子有九思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孔子述說君子九思　待人處世慎重於斯
能明其理付諸實踐　通暢無阻及於方四

孔夫子說：君子在平時有九種思考。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見「思」的功能，在於對事情的認知與應用上，更能趨於成熟，使得成功率增加，失敗率減少。尤

其對於心性浮躁的人，三思而後行，才不至於因莽動而視事不清卻胡亂作為，造成遺憾終身的事情。

孔夫子在學生當中，最擔心的是子路好強衝動的個性，因做事積極而衝動，難免有思考不周之處，也因此出現處事的漏洞，並且在《論語・先進篇》曾經警示他說：「若由（子路）也，不得其死然！」最後在一次戰役中，被剁成肉醬而死亡。孔夫子隨時都在提醒子路，希望他待人處事要多加思慮，才不會造成錯誤。如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對子路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在《論語・先進篇》回答子路所問「聞斯行諸」時說：「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又在《論語・子路篇》對子路說：「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由上所

載，可以知道子路之言行，在於思慮不周到，才衍生出許多事端，甚至於喪生。所以孔夫子在此章強調君子行事有九思，意在提醒縝密的思考，才是事情成功的保障。

慎思對於面臨事情的處理，有很大的幫助，但有時候也要看情況作出調整，才不會過於固執而失去應變的靈活性，因而對於做事的效率產生不良的影響。有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只一味的學習而不加以思索理解，就容易迷惘；只一味的空加思索，卻不加以學習求知，最後將會精疲力竭而一無所得。」又孔夫子在《論語・公冶長篇》聽到謹慎的季文子作出三思而後行的舉動，說：「只要再次思考就可以了。」又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我曾經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加以思索，如此並沒有什麼好處，不如抓緊時間去學習。」所以「思」也要有效果，如果沒有效果，一直強調要慎思，而不去學習，必然會有閉門造車的現象，於事無補。所以該思則思，該學則學，才能夠相得益彰。孔夫子在本章所說「君子有九思」，其

中包括：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等九項，往下幾篇，將分別一一探討說明。

做事情要講求效率，才不會浪費時間與生命，來到人間就是學習，如何找回自己的本性，回歸大道的本位。因而在學習的當下，也要不斷去思索印證，以能修心淨心為主要，濟公活佛在此提供《十至寶》，讓我們在學習當中有方向可循：

給人希望一至寶，給人信心二至寶；
給人精進三至寶，給人勇氣四至寶；
給人溫暖五至寶，給人平安六至寶；
給人鼓勵七至寶，給人提氣八至寶；
給人光明九至寶，給人無限乃最好。

34 視必須思明

【原文】視思明。

孔子說明九思之名　第一視事是否清明
所見事物必須明白　待人處世才能和平

孔夫子說：第一當看事情時，要思考是否清楚明白。

視是看，看是眼睛的功能，我們身上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針對外界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產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的作用。世人就生活在這十八界所產生的命運當中，明白其中的真相，還能夠善加運用，就能夠生活得自由自在、灑脫逍遙；如果未能明白其中的奧妙，就如同進入迷宮，被攪得團團轉，生活充滿了煩惱與憂慮，過的是猶如人間煉獄的

生活。眼睛是用來看東西的，它是靈魂之窗，身體必須有靈性，眼睛才能產生功能，如果只視而不見，顯然心不在焉，又能有什麼作用呢？上天既然給了我們眼睛，就必須要善用，要做到非禮勿視，才不會因非禮而視，使自己造業，這是非常划不來的事情。因而《太上感應篇》說：「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可見視善可以積善德，使我們離正道越來越近；如果平時視惡，必然敗壞德性，當然就與正道無緣了。

以人體來說，從外表到內面，有毛、皮、肉、骨、髓，如果我們看一件事情，只懂得膚淺的外表，我們稱之為「皮毛」；如果我們能夠對一件事情深入了解，徹底通達，運用自如，我們稱之為「精髓」。視思明，顧名思義，看東西或了解事情，要能看得透徹，對於事情的處理才會圓滿。尤其對於修行來說，能夠透徹大道真諦的智者，與只知道大道淺薄道理的平凡者，其表達的意境自有天淵之別。

人人雖然皆具佛性，但由於來到人間受到塵境污染程度的不同，所以有智愚之分。

認識真理必須深入，才能徹底明白真理的實境，這是一位君子對於面對事情應該持有的態度，如此處理事情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也是修行君子進入證道應有的觀念。達摩大師在《四行觀》說：「所謂的『理入』，是說藉著教化悟入正道的本宗，深深相信凡是含有生命的，都具有相同的真實本性，但由於受到煩惱、妄想所覆蓋，所以不能顯現。如果能夠捨棄妄念歸於正道，凝住一心面壁靜觀，了知沒有自己與他人的分別，也沒有凡人與聖人的差別。這種信心要堅定不移，更不可隨著外在文明教化而執著，這就是能夠暗中與真理符合，沒有分別，心境寂靜而能無為，名為『理入』。」

人人都具有佛性，也都具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然而受到妄想執著的遮掩，因覆蓋的程度不同，而漸漸失去功能，如今大部分人只剩下肉眼的功能，如果能夠受到明師指點，開啟

智慧，則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會隨著淨化心性，除去妄想執著的障礙，恢復五眼的功能，必然可以找回我們的良知良能，在待人處事圓滿人道上融會貫通，如此才得以回歸正道。濟公活佛在《我的職責使命》一文，告訴我們修行的真諦：

我的出生是為了保證眾生的安全
我的修持是為了圓滿眾生的善緣
我的慈悲是為了理解眾生的痛苦
我的勇敢是為了掃除眾生的慌亂
我的積極是為了改寫眾生的未來
我的擁有是為了填補眾生的缺陷
我的明理是為了點燃眾生的希望
我的堅持是為了破除眾生的偏見

35 聽必須思聽

【原文】聽思聰。

夫子述說九思要務　第二聽聞是否清楚
聽聞事情務必用心　運用於事得以自如

孔夫子又說：第二當聽事情時，要思考是否清楚。

九思乃是成就君子的要件，此九思都要在平時生活中去面對與磨練，並且要能在與人互動中去驗證，產生良好的功能，在上一題我們談到九思中第一思的「視思明」，此題來談談第二思的「聽思聰」，聽者，不但要聽得清楚，還要明辨是非，還要做到非禮勿聽，以免因聽到非禮的內容而污染心靈，聽有辨識聲音的功能，聽到外界的聲音，在內心要懂得善處，過了就好，必須放下，要能清除乾淨而不留

痕跡，不然在機緣成熟時，會產生業報的作用，導致循環不已，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困擾與煩惱。

《論語・顏淵篇》記載：子張請問明智之道，孔夫子說：「聽到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或者聽到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蔽，能夠如此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情的讒言，能讓人感動的訴冤，都能視透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一般人對於說話的內容，很難辨識其所說的真假，必須有相當智慧者，才足以有能力識破而不被蒙騙，如此才不會人云亦云，還懂得善解，才不會以訛傳訛，化解不必要的誤會，還可以美化社會淨化人心。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觀察一個人，首先要看其行為的表現，再深入觀察其動機與過程，最後再考察他的心態是否安適，能夠如此探究事情，人的真面目怎能藏得住呢？人的真面目怎能藏得住呢？」對於一個人的觀察，除了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是否能夠做

到言行一致，才不會受其蒙騙。有些人很會講話，引經據典，博古通今，頭頭是道，但私下看其所作所為，卻與其所說背道而馳，如果不能下功夫去觀察，很有可能就做出錯誤的信任，等到吃虧上當，再來咒罵、後悔，那是無濟於事的。

《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宰予白天睡大覺，孔夫子說：「腐朽的木頭就不能再雕刻了，骯髒的泥牆就不能再粉刷了，我對於宰予還能再責備他什麼呢？」孔夫子又說：「剛開始我對人的看法，聽他所說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如今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說的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這是由於宰予的作為，使我改變對人的看法。」又《論語•先進篇》記載：季氏比周公還富有，然而冉求在當他的家臣時，卻幫他搜刮民脂民膏，以增加季氏的財富，孔夫子說：「這不像我學生應該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去聲討他的罪狀。」宰予和冉求都是名列十哲的得意門生，卻有時也違反孔夫子的教育，讓孔夫子不能省心，也一再提醒學生，言行要合一。

「思」也是在提醒我們，要經常自我反省，生活中在面對人事物的當下，要隨時檢討，有過即改，積極努力，不能稍有懈怠，如此才能成就君子的完美人格，才能夠在生活中綻放生命的光彩，讓未來更為美好，才不枉費來人間走一回。濟公活佛有一篇《活出生命的光彩》，提供修道君子參考：

無論你的境遇順或逆，你必須活出英雄的志氣；
無論你的歲月長或短，你必須活出生命的光輝；
無論你的事業成或敗，你必須活出永恆的價值；
無論你的地位高或低，你必須活出偉大的奇蹟；
無論你的學問多或少，你必須活出無限的智慧；
無論你的時運好或壞，你必須活出人生的完美；
無論你的未來會如何，你必須好好奉獻你自己；
無論往後日子怎麼過，你必須活出生命的光彩。

36 色必須思溫

【原文】色思溫。

孔子宣說九思解困　第三表情必須和溫
待人之時注意態度　與人相處不能有損

孔夫子又說：第三當表情要顯露時，要思考是否溫和。

孔夫子在本題談及君子有九思的第三思「色思溫」，色是形色、臉色、表情、態度。在生活中，在面對人事物的時候，由於心情的感受不同，必然產生不同的情緒，而表現在肢體語言表情上，也因此發生和諧與衝突，以及喜怒哀樂等等不同的表態，這種情緒會帶動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氣氛，一不小心不能忍耐，必然會產生爭吵，從此互相之間的感情決裂，成為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實況。溫是溫和、溫暖、

溫情，給人無限的安慰與信心，讓人感覺有你真好，從而形成一股安詳和諧的氛圍。是以孔夫子在此題強調「色思溫」，並在《論語・述而篇》記述他平時生活的態度：「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溫」讓人感到和藹可親而親近，「厲」讓人感到嚴肅而不敢胡來，「威而不猛」讓人感到不可侵犯，卻也不感到有受侵犯的壓力，「恭而安」讓人感到彬彬有禮而有安全感。

人的表情常會因心情而變化，當遇到喜怒哀樂的情境，又要保持理智的冷靜，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這必須要在人間有相當歷練，修為有相當成就的人才能做得到。這種人心性的淨化已經到達一定的程度，誠如《周易・乾卦・文言》所載：「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在這裡所說的「亢」，就是與大自然對抗，這是一般常人經常會出現的狀況，只知道前進而不知道後退，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死亡，只知道取得而不知道喪失，因而無法做出適

度的調整，不知道中道而行。唯獨聖人的睿智，才能明白進退存亡的契機，而不會失去正道。唯有如此，才能在遇到任何情況，不論好壞善惡利害，都能保持清淨心，拿出智慧做合理而圓滿的處置。

「孝」是人倫的根本，家和的良方，國泰的要務，回天的基礎，然而孝除了食物能養之外，面對父母生起尊敬之心，是最重要的，有了尊敬之心，就不會對父母惡言相向臭臉以對，必然能夠出自內心的喜悅而和顏悅色，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夏問孝時說：「子女在父母親面前，保持和顏悅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有事情的時候，能為父母親操勞；有酒食的時候，能讓長輩先享用，難道如此就可以說盡孝道了嗎？」能讓父母親時時感到安心與安慰，才是孝道的真諦。所以孔夫子又在同篇回答子游問孝時說：「現今的人以為行孝，就是能夠養活父母就可以了。對於狗和馬，世人也都能夠養活牠們。如果奉養父母，不存恭敬的心，那如何與養狗、馬而有所分別呢？」

色思溫，是人才有的表現，展現為人的可貴，但必須要懂得善用，讓溫和的表情能在人間產生和諧的作用，讓歡喜的氣氛充滿人間，如此才是精彩的人生。如果脾氣不好，臉色不佳，心量狹隘，一生如何好過呢？在無常的人間，能夠磨練出平常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濟公活佛有《大器》之文一篇，可作為修道士的座右銘：

既然要修道，就不要怕環境的琢磨，

越是困難的環境，越能讓你的良知顯現。

凡人只求順境，聖人不畏逆境，因為順者為鬼，逆者成佛。

徒啊！你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已經修得很好了，是嗎？

經上天這麼一篩選，才看出誰有幾分根基、火候。

徒啊！沒有經過雕琢，哪會成大器呀！

37 貌必須思恭

【原文】貌思恭。

孔子談論九思融通　第四容貌必要敬恭
對人態度必須考慮　恭敬有禮令人感動

孔夫子又說：第四當顯容貌時，要思考是否恭敬。

宋初知名隱士陳希夷曾經說過：「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行者心之發，觀行而禍福可知。」自古來許多前輩都說「相由心生」，唐朝時有一位裴度，是中晚唐時的重臣，官至中書令（等同宰相）。他年少時家境貧困，苦難的日子使他的心情受到影響，以至於內心充滿負面的情緒。有一天一位高人從他的面前經過，看到其面相，告訴他將有橫禍，並勸他多行善事，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裴

度照著他的話去做，後來又遇到這位高人，高人發現他的面相已經改變，又告訴他，日後可以成為宰相。由於心念的改變，相貌也隨著改變，所以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重要是平時的居心，能夠謙遜卑微，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必然能夠謙恭有禮而受人尊重，孔夫子在此則說「貌思恭」，乃是成就君子的第四個要件。

恭敬的態度對於待人處事有著重要的關係，尤其在面對父母時，更要顯得恭敬，當父母有過失而要勸諫時，不要讓父母感到難受，而且倍受尊重才是，正如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侍奉父母，如果遇到他們有過失時，應該要委婉勸諫。如果一時之間，還沒能夠接受，當然還要繼續尊重他們，不能因此而有違抗的言行，雖然因此勞心勞力，還受到責備，也不能產生怨恨。」這種表現才算是真正的盡孝。

在與賢能有德的君子相處的時候，也要趁此機會學習恭敬的態度，才能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許多的常識與智慧，以獲得見賢思齊的效

果，子夏曾在《論語‧學而篇》告訴我們：「尊敬賢人，在見面時要肅然起敬，改變平時比較隨便的態度；侍奉父母，要能夠盡心盡力；事奉君王，要能夠奮不顧身；與朋友交往，說話要能夠信守承諾。平時行為能夠做到如此的地步，雖然還謙虛說不曾讀書知道道理，但我必須說他具有豐富的學識。」

「恭敬」在待人處事上有加分的效果，尤其在政壇上，有其非常好的功能。依據《論語‧學而篇》記載：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又依據《論語‧陽貨篇》記載：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由此可見「恭」的功能。

恭敬的表現必須要合於禮節，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過分的恭

敬，或者沒有誠意的恭敬，將落人話柄，成為他人挑剔我們的原因，甚至於自取其辱，是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只注重恭敬的儀表，卻不合乎禮數，就會勞擾不安。」有子也在《論語・學而篇》說：「恭敬的態度，要合乎禮儀，才能避免被人侮辱。」

貌思恭，恭敬面貌的表達，來自於心念，起心動念要善、要正、要合禮，表達出來的言行才會正確，古賢有一篇《善》之文，可供我們參究：

心中常生善，天降百福來；
眼中常觀善，少思無罣礙；
耳中常聞善，六根淨自在；
口中常言善，蓮花朵朵開；
與人常同善，受神人愛戴。

38 言必須思忠

【原文】言思忠。

孔子又談九思有成　第五言語需要忠誠
與人說話要守信用　信守諾言德量可增

孔夫子又說：第五當要言語時，要思考是否忠誠。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能言善道者，如果能夠出自誠信，必然倍受他人尊重，受到大家信任、擁護與愛戴。忠者忠於良心，忠於大公無私的真理大道，通常與人來往，必然是言行如一，絕對不會如無德的小人，為了私利，說一套做一套，只要不合自己的利益，所說的話都可以隨時改變，還可以不負責任甩鍋以推卸責任，毫無誠信可言，那如何能稱為有德的君子呢？所以孔夫子在君子有九思

中，將「言思忠」列在第五項。其實這「忠」的本義，就是誠信的意思，也就是《中庸》一書所闡揚的道理。所以「言思忠」，就是說話必須考慮到是否合乎中庸之道？合則忠，不合則不忠。

君子與小人，對於中庸的看法與做法，有其不同之處，而且有天淵之別，所以孔夫子在《中庸》說：「君子平時都依循著中庸之道行事，小人卻是違反中庸之道行事。君子實踐中庸之道的方法，就是時時刻刻遵照中庸的常道去實行；然而小人常常違反中庸之道行事，從其言行肆無忌憚胡作非為，可以看得出來。」中庸之道，必須著重在明理實修，並不在紙上談兵式的只說不行，在生活中待人處事，是難以成就美好的效果。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是在說明大道的原則性，讓我們有目標可以去遵循。接著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是要君子實

際去做到的，並且要徹底去做到，才會得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中庸》所要達到的目標。

要成就一位君子，言要思忠，就是要憑良心說話，一切以真理大道為重，不可私心用事，所說的話，才能如《周易・乾卦・文言》所說：「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如此則能與天地應，受鬼神欽，受世人尊重。如此則可達《中庸》所說：「所以說君子之道，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得到百姓的驗證；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作為，而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違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仍然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

君子的舉動，能夠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夠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夠成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以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

言思忠，所說的話要能遵天理應地理合人事，這是君子的品德，古德有《平常心》一文，讓我們在修學時，能夠充實德量：

以平常心，來觀照自己；
以平常心，來寬待別人；
以平常心，來反省自己；
以平常心，來看待事情；
以平常心，來用心付出；
以平常心，來看看社會；
以平常心，來關心世界。

39 事必須思敬

【原文】事思敬。

夫子述說九思審慎　第六處事誠實認真
平常生活應事敬重　如此態度善守根本

孔夫子又說：第六當要處事時，要思考是否誠敬認真。

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要面對事情而去處理，最重要每天都要能夠處理得清清楚楚，今日事今日畢，讓自己能夠安心的休息。處理事情的態度，必須要莊敬而且認真，把每一件事情都當一回事，坦然面對圓滿解決，心中不留任何的遺憾。如此的慎重，才能對得起天地人，最重要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因而在處理任何一件事情，在事先都要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能夠達到理事圓融的圓滿效果。孔夫子在《中

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大凡事情，事先能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做好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行正道能事先定好方向，就不會窒礙難行。下位者如果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地方的百姓；要得到上位者的信任，是有辦法的，如果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要得到朋友的信任，是有辦法的，如果不能孝順雙親，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要孝順雙親，是有辦法的，如果不能真誠事奉，就不能孝順雙親；要真誠事奉，是有辦法的，如果不明白至善之道，就不能使自身真誠。所謂誠，乃是上天的正道，實踐真誠，乃是做人應行的正道。」

做事情必須秉著誠敬信實的原則去實踐，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是身為一位君子所必須擁有的態度，尤其身為領導階層的君子，更應該要以身作則，為萬民的表率，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統治擁有千輛馬車的國家，其領導者處理事情，要能夠敬重謹慎，

而且還要能夠取信於百姓，也要能夠節省資財及費用，而且還要能關懷百姓；徵用民力，要選在人民有閒暇的時候。」對待百姓能夠如此誠信，關心與愛護，必然取得百姓的信任、擁護與愛戴。季康子曾在《論語‧為政篇》問說：「想要使百姓恭敬處事，並能夠以忠誠對待人，而且還能夠互相勸勉，要如何才能做得到呢？」孔夫子回答說：「對待百姓的態度要莊重，人民自然會敬仰；能夠孝敬長輩，慈愛關懷幼小，百姓自然會盡忠；能夠舉用善良的人，來教化不知道行善的人，自然會互相勸勉。」

謹言慎行，說到做到，必然能夠取信於人，孔夫子在《為政篇》回答子貢請問成就君子的方法時說：「先實踐所要說的話，然後再去說。」這是誠實的保證，人格信用的確立。孔夫子教導學生，希望人人都成為一位君子，因而在《學而篇》說：「為人子弟，在家中要克盡孝道，外出服務社會，要能尊重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且做事要信實；要廣泛地愛護眾人，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能如此去

實踐，還有多餘的心力，就要多去學習文藝典章，以增廣見聞。」所言所行要負責任，不可巧言令色而成為沒有仁德的小人。因此孔夫子又在《為政篇》提醒我們：「做人如果沒有信用，不知道要如何立身處世？就如同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這種車子不知道要如何行駛？」

欲成就君子，要能在德能上下功夫，必須達到理事圓融的境界方稱善，是以孔夫子在《衛靈公篇》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濟公活佛則以下述智慧之言鼓勵大家：

面有難色心不舒，未解真理如此故；
成於憂患毀安逸，氣躁嗔怨更添苦；
鐵經久煉方成鋼，切磋琢磨習氣除；
存養省察卑自牧，恭敬和睦品性篤。

40 疑必須思問

【原文】疑思問。

孔子論述九思清白　第七處疑障礙除排
有疑必明不恥下問　疑惑排除智慧可開

孔夫子又說：第七當有疑惑時，要思考是否問清。

疑惑的產生，是對事理不明，對道理不清所產生的現象，所以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口。如果此時不能就教於有智慧明事理的賢能者，恐怕窒礙難行的現象，就會橫在前面而難以進展。此時最怕自視甚高，難以紆尊降貴，做到不恥下問，只是為了面子問題，硬頸扛著壓力，讓自己的身心靈受到傷害，這是很不合情理又沒有智慧的做法，所以孔夫子在此提出，要成就君子的九思之中第七要「疑思問」，有

疑問就向人討教，不計身分，展現謙恭有禮的態度，必然很快就得到答案，化解困境，讓自己順心如意過生活，才是明智之舉。

真正堅強的人，是能夠在面對考驗時，能夠善盡智慧想辦法脫困的人。子路的個性，有其豪爽正直的一面，但也免不了有好強爭勝的情形，也因此遇到許多困境，是以在《中庸》向孔夫子請教有關於「強」的問題，孔夫子回答說：「你問的是南方的強呢？還是北方的強呢？還是你認為的強呢？以寬和柔順來教化人，不報復蠻橫無理的人，這是南方的強，是君子平時處事的態度。隨時準備武器與人爭戰，雖戰死也在所不惜，這是北方的強，是強橫的人平時處事的態度。所以有德君子，和順而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正的堅強；保持中正而不偏不倚，這才是真正的堅強；國家政治上軌道，不改變其心志，這才是真正的堅強；國家政治不上軌道，到死仍堅守原則，這才是真正的堅強。」

從有疑問請教人，可以從問題中了解一個人的個性與需求，從

回答問題中，可以知道答話人的智慧。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可以從學生的問話中，了解學生的個性與缺失，同時從孔夫子的答話中，體會出孔夫子的睿智。在《論語・為政篇》中，有多處問孝，孔夫子都能一一針對問話者的個性而給予中肯的答覆。例如，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如，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又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如，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孔夫子對於學生在《論語》中問君子之道，其回答也因人而異，必也因詢問者的個性而回答，藉此以達到因材施教的效果。《為政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顏淵篇》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

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其他尚有問仁、問政，孔夫子都一一切實回答，最重要是問要問清楚，之後一定要付諸實踐，才能獲得良好的結果。

疑思問，是為了充實自己，打開智慧，而不是要炫耀，是以濟公活佛在《不患人之不己知》告訴我們：

仁者有德不孤單，修身謙和尊人前；
含垢納諫遠媚諂，禮賢下士效佛仙；
聖音傳播重責擔，行當恭謹智珠圓；
勇往直前理揚宣，行道濟儒風聖展；
志堅仁慈素本愿，強不凌弱存善念；
黜華崇實立模範，立功立德勤奉獻。

41 道之將行也

【原文】忿思難。

孔子又說九思無患　第八遇忿心胸廣寬
莫要因事氣急敗壞　事情前後必須看穿

孔夫子又說：第八當要忿怒時，要思考是否有後患。

「忿」字由心與分所組成，分心去面對眾多的事情，造成疲憊不堪而不勝其煩，以致出現暴躁的狀態。這是由於心情長期備受眾多事情的壓力之下，無法紓解而產生的現象，在言行舉止上出現暴躁煩悶的現象，這不但會傷害身心靈的健康，同時也會破壞人際關係的和諧，此時如果不知道反省，做好情緒管理，小則憂鬱，中則躁鬱，大則瘋狂，會給自己及社會，帶來莫大的傷害，後患無窮，是以孔夫子

在成就君子的九思中的第八思，提醒我們「忿思難」，遇到情感忿怒要發飆時，當要三思，以免自己帶來無窮的麻煩，所以在《論語・衛靈公篇》提醒我們：「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當心中忿恨不平而出現暴躁不安時，就有如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如此一言一行之不忍，引發衝突而傷名傷利傷感情，給自己帶來危險，也給家庭、社會、國家帶來莫大的困擾，是以《大學》載：「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個人的言行舉止，足以表現個人的修養，並影響家庭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整個社會國家的秩序，能不注意嗎？

忿怒是內心的衝動，是心性的污染，當心性被污染之後，容易造成莫大的虧損，是以《周易・損卦・大象》載：「山下有澤，損，

君子以懲忿窒欲。」艮山之下有兌澤水，水澤愈深，山勢愈高，損下以益上，形成損卦的現象。猶如在靈山下積滿了功德水，必須減損累世業識的覆蓋阻礙，才能使本性中的功德水自然流露，展現其益世的功能。有德的君子觀察此卦象，當要時時刻刻檢視反省自己，要懲誡其忿怒，閉塞其慾望，才能使本性回歸清淨。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八章所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一位君子的成就，往外學習以增長見識，往內要收斂以減少慾望，不斷減損毛病習氣，以達到清靜無為的境界，從而回歸本性。真正的無為，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該為則為，才得以利己利人；不該為則不為，才不至於妄為而造下輪迴苦海的報應。想要將天下治理好，就應該以無為處事；如果以自我意識的作為，是很難將天下治理好的。可見君子的修為，除了向外學習增長見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向內淨化心性，才能降伏自己的妄心以融入大道，盡一己之力以使天下

太平。

人性出自於大道，由於因果業力的關係，經常變化無常，因而除了原本的法身之外，還有報身、化身的說法，使得我們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如果未能看清真相，將因自己的情緒作用，在生活中一直折磨我們，濟公活佛在《雨華集．三身》分析給我們知道：

三身，就是法身、報身、化身。人本有一身，何以又謂三身？其實三身是假設名字，以便初學者易明，並非有三身實體也。三身是表示修道之過程，及其結果而已。

法身－就是清淨法身，即你本性，初出世之身，無染無污之身。

報身－就是圓滿報身，等於你的智力，能鑑別是非。

化身－就是你的行為，作千萬億化身，做商化商，做農化農。

42 見得必思義

【原文】見得思義。

夫子論斷九思合理　第九遇利見得思義
莫要貪婪污染良心　九思滿成大家有益

孔夫子最後說：第九當面對利益時，要思考是否合理。

綜觀天下，世人每天無不為生活而奔忙，如果再深入理解，不外乎就是在追逐名利情而終其一生，等到人生的終點猛然回首，我們來到世界又是為了什麼，我們能留下一些事蹟給後人稱述與懷念嗎？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所憂患的是，沒有優良的品德事蹟被世人所稱道。」然而大部分的世人所重視的還是在於名利，並非是品德，因而常為了權勢的爭奪，不惜毀壞自己的品德，到最後在

人間留下的罵名，讓子孫成為被世人指責的對象，將來還要依據因果律償還不當得利，為了一世的享受，卻要來世做牛做馬去償債，實在是划不來，是以孔夫子在君子九思的最後，告訴我們「見得思義」，該取則取，不該取則分文不要，才不會給自己製造未來的煩憂。

跛足道人在《紅樓夢》第一回說：「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由此可見，世人所要追求的東西，不外乎是功名、金銀、嬌妻、賢孝子孫，雖然知道當神仙也是很好，但相較之下，成為神仙就被排在名利情愛的後面，顯然看到世人的智慧不足，所以才會做出這種決定，人間的榮華富貴，在人間不過短短數十年，但能在人間修好品德，成就神仙的果位，是非常長遠的。

人間榮華富貴的取得，並非想要就有，必須要有相當積德獲得福報，才能夠得到享受的。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裕與權貴都是世人所喜愛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取得，雖然得到了，也不能安心享受。貧窮與鄙賤，都是世人所厭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目前的窮困與貧賤是甩不掉的。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麼能夠成就君子的實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可以有短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要以仁德做事；在流離動亂的時候，依然要以仁德行事。」在利字當頭，還能堅持合理才取得，可說是難能可貴，也能從其堅持中，看出一個人真正的品德，能做到才是真君子。

成就君子的品德，在九思中去磨練出來，「見得思義」是在遇到能獲得之際，還能考慮到是否合理，然後再決定取捨，顯然心中存有仁德義理，所以不敢隨便取得。是以要學學衛國的大夫公叔文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這正是君子的風度，有所為有所不為。

依據《論語‧憲問篇》記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要成就君子的完美人格，以當時人來說，是很難從一個人的身上同時具有那麼多的優點，如果退而求其次，能夠做到遇見利益，還能聯想到道義；面臨危險時，還能犧牲生命勇於奉獻，經過長久的時間，也不會忘記所說過的話，也可以說是具有完美人格了。在這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等九思中，一一去完成，也可以成就君子了。

43 見善如不及

【原文】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見人行善自謂不及　見到不善警惕自己
孔夫子說見過其人　也聞其語值得歡喜

孔夫子說：古人說：「看到有善舉，就非常仰慕有如自己趕不上；見到不善的舉動，就要自我警惕有如試探熱湯。」我看過這樣的人，我也聽過這樣的話。

心存善念，口出善言，行有善舉，是品德精進的表現，是修行積德的基礎。不要小看這種行善的方法，日積月累，將會給自己帶來亮麗的成績，美好的結果。同時也不要小看不善之處，因不起眼而不

注意，累積久了也會成為大惡。因而平時對於自己的言行舉止要多加反省檢點，有惡即改，有善繼續，才有機會成就美德的君子，脫離無德的小人，是以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讚曰：「太上曰：『吉人視善、語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視惡、語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無奈迷者不悟，昧者難醒，違背天理，妄為喪盡，人心亂作，道德弗守，綱常盡廢。神道設教，飛鸞濟世，聖佛化身勸世，顯靈不足救其眾生；仙佛婆心渡化，感應難得消其浩劫，善哉善哉！」人心的善惡，表現於言行上，古聖先賢無不下凡教化世人，希望每個人都能改變自己不好的心念，心存善念。孔夫子依據當時的觀察，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所謂「見善如不及」，是看到別人有善言善行，不要心生嫉妒，應該要多加稱讚，自己要覺得還沒有做到，比不上他人，如此才會激勵自己的上進學習心，絕對不可以認為他人行善比不上自己，如此高

傲灌滿己心，一點也不懂得謙卑，心中無法裝得下他人的好，這會讓自己墮落敗壞德行，與人相抗為敵，讓自己陷入危機。真正明理的智者，要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所說：「真正明理的智者，表面上好似不懂；真正精進的智者，表面上好似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智者，表面上與一般人一樣。具有高上品德的人，通常具有虛谷一般的胸襟；真正洞悉大道的人，受到侮辱也不在乎；具有廣博德量的人，總認為德量還不足；懂得累積德量的人，常常在暗中默默進行；具有率真品德的人，必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真正的廣大，沒有疆界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能夠堅持到最後去完成。大道的天籟之音，難以耳朵聽到；大道的真相，難以肉眼看到；隱藏的大道，其真相難以稱名。事實上惟有大道，才有能力善於運作而成就萬物。」欲成就大道的廣德，唯獨保有「見善如不及」的智慧者才能夠做得到。

所謂「見不善如探湯」，是在提醒我們，存不善之心，說不善之話，行不善之舉，必然會遭遇到惡報，是以對於因緣果法，要徹底

了解，行惡終究必有報，只是來得早與來得晚的問題。探湯是以手試探熱湯，以免於被燙傷，比喻行事必須明白因果報應的道理，才能知所警惕，不敢隨便造下惡業。做任何事情，必須有先見之明，要有先見之明，就不能夠有太多的自我意識，才不會誤解事實的真相。要知道天道好還，善惡必報，不可心存僥倖，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過於勇敢，不知道自律，必然招來殺身之禍；如能知所自律，不敢隨便造次，就會有活命的機會。勇敢與不勇敢，這兩樣的行為，如果善用，將會得利；如果惡用，必然受害。天下間所有招致的凶惡，都是依據天律而來，有誰能夠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連明白道理的聖人，有時也難以徹知其中的緣由。天道自然的運行，不與萬物相爭，卻能夠勝過萬物；不必言說，卻能夠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舒緩而無所用心，卻能產生最好的策畫效應。天道有如一張巨大的羅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過疏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從古至今，無人逃過。

44 隱居求其志

【原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隱居以求實踐志願　推行道義使達圓全
孔夫子說吾聞其語　實踐之人如沉深淵

孔夫子接著說：古人又說：「隱居以求實踐自己的志願，行義以達成想要的正道。」我聽過這樣的話，但還沒見過這樣的人。

大道的範圍，小而無內，大而無外，盡虛空，遍法界。世人生活其中，卻日用而不知。因而想要修道回歸本位者，必須先明白其中的道理，從自己所了解的部份去探討，漸漸往不了解的地方去解開，因勢利導，以至於大道的全面性。然而世人各有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智

慧，要進行明理修道，各有其方法，最重要是要明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然而修心的過程，就要看每個人的程度與下手處，是以孔夫子在此提說「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修道先要「明心見性」，就是明白自己的心性，來到人間沾染多少習性，明白心性上的污染，才得以針對污染處用功夫，將其去除，此時才得以覺醒。覺醒稱悟，也就是知道修道的目標，修行才不會走冤枉路，但必須要下功夫去實踐才能到達，所以要在悟後起修，如果只知而不行動，仍然不會到，但世人能有恆心往心性淨化的實在不多。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四章說：「大道是非常廣泛的，隨時隨處充滿在我們左右，萬物都是依靠大道生存，大道從來不辭辛勞地運作著。雖然有所成就，也不會擁有其功，以其慈愛養育萬物，卻不曾加以主宰。經常無欲於表現，不為人所知，可說是非常渺小；所有萬物都歸屬於大道，卻也不加以主宰，可說是非常偉大。所以聖人學習大道的精神，始終不自認為自己很偉大，所以才能成就其偉大的人格。」修行在乎的是明理實

修，而不在乎名氣有多大，才不會修錯路。

《中庸》載：「君子之道既廣大而又微細，大道的淺顯，連愚昧的匹夫匹婦都可知道；但大道的深奧，就連高智慧的聖人也有所不知。普通的男女雖然不賢明，也能實行君子之道；但大道最高的境界，連聖人也不能做到。天地雖然如此的大，但世人仍然有所遺憾。所以君子說到大，就連整個天下也載不下；說到小，天下也沒有能破解的。《詩經・大雅・旱麓篇》說：『鳶鳥飛翔在天空，魚兒跳躍於深淵。』這句話是在說明，上下要能夠觀察仔細。君子之道，從匹夫匹婦的小知小見開始，到了最高深處，要能夠觀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萬象。」

明白大道，要知道大道的竅門，才能夠由此進入，才不會找不到出入口，徘徊在外，多浪費時間，多走冤枉路。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五章告訴我們：「執持大道的原則去實踐，天下的人自然都會前往歸附。前往歸附的同時，互相之間有利而無害，也能使天下安定太

平。享樂與美食等足以產生誘惑的東西，會讓來凡間作客的世人，沉迷於慾望之中，難以歸位。談到對道的感受，在平淡中能感悟出其深妙的意境，非言語所能形容。以口嚐之，淡然無味；以眼視之，難見其形；以耳聽之，難聞其聲。但其所蘊藏的能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是大道的真實意境，唯有從修心，淨化心性，才能找到大道的入口而契入大道，如果用錯方法，雖經萬世不得其門而入，必然永世沉淪苦海而難以出離。

大道的入口，在心性的深處，只要不被妄想執著所蒙蔽，自可得其門而入。因此修道由明師領進門，修行在自己。濟公活佛有《求人不如求己》之善文，可引導我們：

要求平安，就要先求你自己，求人不如求己；
因為你去求別人，如果求不到，瞋恨心一生，
這地獄根就生了。

45 民無德而稱

【原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齊國景公有馬千駟　民無德稱在於其死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　民到如今仍然懷思

齊景公擁有四千匹馬，當他死亡的時候，卻沒有德行讓百姓稱讚。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百姓到如今還稱讚他們的德行。

在本題中，可以看出齊景公與伯夷、叔齊的不同，齊景公一生追求富貴名利，擁有四海之富，擁有權勢於一身，威勢赫赫不可一時，但死亡之時，卻沒有什麼可以得到稱頌的。然而伯夷、叔齊為了堅持原則守住道德，餓死於首陽山，至今卻受到萬民的稱頌，如此不同的

結果，只因在世經營人生時，存心不同而已。要知道來到人間，最重要是要藉著守護道德以回歸本性，如此才不枉此生，自古以來的聖賢仙佛，無不在此下功夫。祂們都知道，財色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不小心變成為回天的障礙。因為榮華富貴無異於鏡中花、水中月，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終究一無所有。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我平時吃粗糧，喝清水，彎曲手臂當枕頭，樂趣就在其中。至於不合道義所獲得的富貴，對於我而言，有如天上的浮雲一般。」這正是成就聖人品德的存心，在本章則以「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記載，說明追逐名利與堅持道德，兩者最後的不同。

齊景公（西元前547年至西元前490年），名杵臼，是齊靈公的兒子，齊後莊公的弟弟。齊靈公死後，崔杼迎太子光立為君王，是為齊後莊公。當時有位棠邑大夫死了，崔杼前往弔唁，看到其妻甚為美貌，娶她為妻。齊後莊公卻與她私通，有一天在崔宅幽會，被崔杼撞

見，將後莊公殺死，並立後莊公異母之弟杵臼，是為齊景公，景公任命崔杼為右相，以為報答。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具有遠大的抱負，卻又貪圖享受，任用晏嬰為相，使得國情有好轉，百姓較為富庶而穩定，沒有發生過大型戰爭，但因晚年在立嗣上，選擇廢長立幼，為日後田氏代齊埋下隱患。雖然在世享盡榮華富貴，但死後卻沒能給世人留下值得懷念的事蹟。

伯夷、叔齊是商末孤竹君的兩位王子，孤竹君遺命立叔齊為君，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願意繼位，二人先後出國前往周國考察，遇到周武王伐紂，二人扣馬諫阻。周武王滅商之後，他們恥食周粟，採薇菜而食，結果餓死於首陽山。孔夫子在《論語．公冶長篇》說：「伯夷和叔齊從不計較他人的舊惡，所以很少與人結怨。」《論語．述而篇》記載：冉有說：「老師會幫助衛國國君嗎？」子貢說：「好吧！我就去請教老師吧！」進入後問老師說：「伯夷和叔齊是怎樣的人呢？」孔夫子說：「是古代的聖人。」

子貢問說：「他們心中存有怨恨嗎？」夫子說：「他們一心求仁德，又能如願獲得仁德，還有何怨恨呢？」子貢出到屋外就說：「老師不會幫助衛國國君。」從這兩則記載可以看出伯夷、叔齊的品德，當然能為後人所稱頌。

來到人間，不外就是學習，讓自己生活的品質更好，讓自己的品德更優秀。不要把美好的生命，只為了享受而浪費了，卻留下更多的遺憾，就不值得了。《每日八寶》一文，給自己的生活添加光彩：

微笑，讓你氣質會越來越好；適應，讓你處境會越來越順；
理解，讓你知己會越來越多；包容，讓你生活會越來越美；
欣賞，讓你人際會越來越廣；謙讓，讓你肚量會越來越寬；
善良，讓你世界會越來越淨；感恩，讓你運氣會越來越好。

46 其斯之謂與

【原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並非富貴讓人稱頌　是因德行令人敬崇
異人常德難能可貴　這個道理永世暢通

《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說：「實在不是因富有而讓人稱頌，其實能被稱頌的，是那異於常人的品德。」他們所稱頌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自古以來暴政必亡，暴利生害，無德而得，必當速失，是以《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

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因果之事，報應不爽，人有善願，天必從之，人有善德，天必賞之，在此則說「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依據《論語・憲問篇》南宮适向孔夫子請教：「后羿善於射箭，奡善於陸上行舟，兩個人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親自耕種而擁有天下。」孔夫子不回答，等南宮适離開後，孔夫子才說：「這個人真是一位君子啊！這個人真是能崇尚道德啊！」自古以來聖王皆以道德治國，所以能夠呈現太平盛世的景象；霸王以權謀暴力治國，百姓痛苦不堪。因而孔夫子在《憲問篇》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此地以良馬來比喻君子重德不重才力。

再大的過錯，只要誠心悔過，努力改善，必然有化解的機會，上天有好生之德，絕對不會殺害懺悔的回頭人。再大的功德，只要一個驕傲，其福報必然被消耗殆盡，是以說：「謙受益，滿招損。」是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有人如果具備周公那麼樣美好的才

能，因而產生驕傲且吝嗇，其他的部分，就不值得再看了。」可見驕傲容易毀掉一個人的成就，修道人無論才德多好，只要傲慢心一起，天堂路即時被阻隔，能不小心嗎？

美好的品德，一直是為世人所稱頌的。然而美好的品德，是在平時的生活中去培養的，必須在面對人事物時，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要保持平常心，不要受到外境影響而改變，從而失去正道，如此必然失德於己，失信於人，讓自己無法頂天立地。正如《大學》所載：「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又載：「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當一個人不能反省自己以求改善，還自以為是而與人爭吵，必然無法受到他人的尊重，甚至於遭人鄙視。平時我們可以借著曾子在《論語．學而篇》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斷自我學習，以達到孔夫子在《學而篇》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一生的品德，真能做到如孔夫子在《泰伯篇》所說：「泰伯這個人的德行，可以說已經到達最高的境界了。為了完成父親的願望，再三辭讓天下給季歷，人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話來稱頌他。」

俗語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一個人來到這世界，必須做到令人敬佩而永遠懷念，才不會白來人間一趟。濟公活佛所撰《天人合一》，提供我們創造人生的價值：什麼叫做天人合一呢？我們跟眾人能夠和氣、和諧的相處。

黃種人也是我們的兄弟姊妹，白種人也是我們的兄弟姊妹；黑皮膚的，我們愛護他；黃頭髮的，我們也尊敬他，沒有分別心，把眾人當成自己的手足，去愛他、尊敬他、幫助他，這才叫做天人合一。

47 鯉退而學詩

【原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陳亢詢問子於伯魚　孔子對你有何異趣
曾經問鯉是否學詩　不學詩經難以言敘

陳亢向伯魚請教說：「老師有對你平時有特別的教導嗎？」伯魚回答說：「沒有。曾有一次，父親站立在中庭，我快步經過的時候，父親問我說：『你有研讀《詩經》嗎？』，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研讀《詩經》，說話難以合乎邏輯。』我退下後就趕緊

研習《詩經》。

孔夫子十九歲時，奉母親之命娶宋國亓（讀其）官氏為妻，二十歲在魯國郰邑當專營倉庫的委吏，此時長子出生，因出生時，魯昭公賜孔夫子一尾鯉魚，為了感謝君恩，因而命名為孔鯉，字伯魚。孔鯉一生沒有特別出色的建樹或表現，但他的平時生活遵禮守紀，規矩做人，胸襟豁達，留下「孔鯉過庭」的典故，育有一子，名叫孔伋，字子思，據說《中庸》由他所著作，後人尊稱他為「述聖」。

陳亢（西元前511年至西元前430年），字子禽，蒙城縣城西黃練溝人，為孔夫子的學生。他曾經當過邑宰時，很努力從事政事，對百姓相當照顧，頗受後人的好評。在《論語》中，關於陳子禽的記載，在《學而篇》子禽向子貢問說：「孔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要聽聞該國的政事，是自己去求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說：「老師是靠著溫和、善良、恭敬、儉樸、禮讓的品德而取得，老師所取得的居心，與別人想要取得官位的居心，當然就不相同

了！」」，其他還有本章的記載。

「詩」是我國第一部的詩歌總集，乃是收錄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詩歌，最初稱為《詩》，漢代的儒者深知其對國家百姓的重要，將其奉為經典，於是稱為《詩經》，總共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另《小雅》中有六篇《笙詩》，因有目無詞，不計在內。《風》是相對於周王朝所直接統治之王畿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內含《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陳風》、《唐風》、《魏風》、《秦風》、《檜風》、《曹風》、《豳風》等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共一百六十篇，其流行的地域，除《周南》、《召南》出自江、漢、汝水一帶外，其餘均出自從陝西至山東的黃河流域，成為後來地方音樂民歌的先驅。《雅》是王畿的音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王畿的音樂稱為正聲，就是典範的音樂，其中包含

《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是讚美聖德的形容，以其成功告訴神明。其中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詩經》的樂歌，其主要的用途有三：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式之用；二是娛樂之用；三是表達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後來《詩經》卻演變成貴族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成為貴族人士互動必須具備的文化素養。從《論語》的記載中，可以了解《詩經》所蘊藏的內涵與功能。《為政篇》載：孔夫子說：「《詩經》三百零五篇，用一句話概括的說：『不能有邪淫的思想。』」《泰伯篇》載；孔夫子說：「修身要從學《詩經》開始。」《陽貨篇》載：孔夫子說：「同學們！你們為何不學《詩經》呢？《詩經》可以啟發智慧，可以觀察事理，可以和諧群體，可以抒發情緒。就近而言，可以侍奉父母；就遠而言，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多方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還有本題孔夫子告訴孔鯉說：「不學《詩經》，說話難以合乎邏輯。」

48 鯉退而學禮

【原文】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鯉趨過庭問否學禮 孔子教訓學禮以立
鯉回陳亢聞斯二者 這是孔子以此教鯉

伯魚接著說：「又有一天，父親獨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我說『你學習《禮》了沒有？』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學習《禮》，就無法立足於社會。』我退下後就去學《禮》，我曾經有過這兩件事情。」

我國最早的「禮」，是指祭祀神靈、祖先的儀式，重要在於能夠

營造美好而安全的生活環境，從此引申出禮節、禮貌、禮儀、禮制等等的道德規範。從國家的層面來看，孔夫子提倡禮樂治國，主張以禮樂教化，做為治國安邦的基礎。樂主調和內心，禮以規範外型，禮樂結合才能穩定人心以安定國家。從社會的層面來說，用禮來規範整個社會的制度，使整個社會能緊密而安定的結合在一起，其中顧及到等級秩序、規章制度、刑罰準則，還關係到婚喪嫁娶、社會習俗、道德規範等層面。從個人的層面來談，禮是個人安心立命的根本和基礎，可以提高個人的修養，鍛鍊塑造個人的品德，從而能使自己立足於社會。可見禮對於個人、社會、國家的重要，是以老子也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夫子在此題則提醒伯魚「不學禮，無以立」。關於「禮」在《禮記》有著詳細的說明。今在《論語》的篇章中，敘述幾則，以說明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學而篇》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有子

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為政篇》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八佾篇》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又：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篇》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夫。」

《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泰伯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禮是人與人之間的融和劑，真正的修道者，必然是彬彬有禮，與人和氣，去除私心，恭敬待人，常見己過，隨時改善。古聖撰有《真正修道》好文一篇，可為我們修道的座右銘：

真正修道者，應該除去眾生心，

時時低心下氣，對人普行恭敬之心。

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

不見他人是非，常見己過，

如此才能見性通達，不背真理，所謂自皈依。

49 君子遠其子

【原文】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退出喜悅陳述　問一得三於我有助
聞詩聞禮對子教育　君子教子其他一如

陳亢離開後，很高興的說：「我問一件事，卻得到三件事：聽到學《詩》、學《禮》，又聽到君子在私下，並沒有特別優厚自己的孩子。」

自古以來，大公無私的聖者，大多數是傳賢不傳子，是以古來有堯傳舜、舜傳禹的禪讓，為後人傳為佳話，也為聖王之治填寫了太平盛世輝煌的一頁。誠如《禮記・禮運大同篇》所載：「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人人已經能夠覺悟而行公於世的太平景象。然而要世界大同，還得要從人人身心的淨化做起，才能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依序確實完成，才得以使天下太平。聖如孔夫子，也從自身修養做起，在教育上，沒有對自己的兒子有特別的教導，仍然與學生一樣，所以有本章的記述。

古代堯帝將帝位禪讓給舜帝，依據《孟子・萬章上篇》的記載：萬章說：「請問：『把舜帝推薦給上天，而且上天接受了；把舜帝介紹於百姓，而且百姓也接受了。』這話要如何說呢？」孟夫子說：「讓他主持祭祀，而百神享用，這是上天接受了他；讓他主理政事，而政事有條不紊，使百姓能夠安心滿意，是百姓能夠接受他。天下是

上天給與，所以說：『天子不能把天下讓給人。』舜輔佐堯帝二十八年，這不是人所能決定的，是天意。堯帝死後，三年服喪也完畢了。舜帝避開堯帝的兒子，搬移到南河的南邊去。天下諸侯前來朝見，不到堯帝的兒子那裡，而到舜帝之處；要歌頌的不歌頌堯帝的兒子，而是歌頌舜帝，所以說是天意。這樣才回到中國，繼承天子的職位。如果是居在堯帝的宮殿，逼走堯帝的兒子，那就是篡位，不是上天給他的。所以《尚書・泰誓篇》說：『上天看世事是通過民意來看，上天觀世音是通過民聲來聽。』」一切依據天意，唯有天意才是大公無私，聖人學天，一切依據公理，絕對沒有私心。

自古來君子以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為樂，這就是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上篇》所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為人之師，志在培養天下英才，為服務社會福利民生而努力，絕對不是為五斗米折腰而誤人子弟。北宋張載一

生為學的精華就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上，成為為人師表的座右銘。

人借著學習來增長見識，並以此來開展智慧，讓自己本具的功德，在把習染清除乾淨之後，能夠自然在生活中流露，使自己能夠逍遙自在，從而淨化社會，給後世帶來美好的環境，也給自己回天添加資糧。古德有《修者十功》一文來鼓勵我們：

修者以韜光養晦，培養謙沖自牧之功；修者以推功攬過，培養聞過則喜之功；

修者以撫躬自問，培養低心下氣之功；修者以掃三飛四，培養洗心滌慮之功；

修者以仰俯無愧，培養德配天地之功；修者以漸仁摩義，培養敦品崇禮之功；

修者以不念舊惡，培養汪洋肚量之功；修者以見道成道，培養三施並進之功；

修者以正己成人，培養明德新民之功；修者以犧牲奉獻，培養圓滿人生之功；

倘依此十功進修，則德業日有所興。

50 君稱之夫人

【原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邦君之妻君稱夫人　夫人自稱小童自認
邦人異邦自稱不同　異邦稱君夫人為本

國君的妻子，國君稱她為「夫人」。夫子自稱為「小童」。國人尊稱她為「君夫人」。對國人自稱為「寡小君」。他國的人尊稱她為「君夫人」。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重視禮儀，因而中國歷來在世界各國有「禮

儀之邦」的美稱。自古以來，許多外國的友人來到中國，都能看到人們普遍接受禮儀的教化與薰陶，在言行舉止上以禮儀為美德，而且人人謙恭有禮，互相之間的氣氛很融洽。十八世紀時，歐洲有幾位大思想家，包括英國的坦布爾、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等，都非常推崇以禮儀為主的孔子學說。孔夫子畢一生之力以制禮作樂，以為安定社會秩序，使百姓能夠過著安定生活而著想。我國的禮儀規範，最早出現在商朝，完整呈現於周朝。

在西周的時候，禮儀為社會制度劃定了等級的秩序，定名分，成制度。規定人們在不同的生活領域、不同場合，所必須遵守的準則。禮儀成為治理國家的方法，為西周確立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比起殷商的奴隸制度，歷史可謂向前邁進一大步。生於東周禮教衰微春秋亂世的孔夫子，才在《論語・八佾篇》說：「周朝的禮儀文物制度，取法於夏、商二代，並加以整理而制定，其典章制度、禮儀文物，精彩而完備，已經超越前二代，當然我遵從周朝的禮儀典章制度。」

我國禮儀的內容非常豐富，其表現的方式有尊老敬賢、節慶禮俗、禮貌待人、儀容整齊、身分稱謂。由於能夠徹底貫徹，使得中華民族雖然經歷多次的巨大變動，只傷皮而不傷至骨，至今仍然屹立不搖。禮儀對國家的富強、社會的安定、個人的品德，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論語‧子路篇》記載：子路問說：「衛國國君等待老師幫助他治理國政，老師要從何處著手呢？」孔夫子說：「必定從正名開始。」子路說：「有這樣的事情嗎？老師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何必要正名呢？」孔夫子說：「仲由啊！你真是太魯莽了。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就不要發表意見。如果名義不正確，說話就不順理；說話不順理，做事情就不能成功；做事情不能成功，禮樂就不能實施；禮樂不能實施，刑罰就不能得當；刑罰不能得當，老百姓就會無所適從。所以君子所定名的，必定能夠說的合理；說的能夠合理，就一定能夠付諸實行。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可以輕率隨便

的。」在禮儀中，對人的稱呼必須要合宜得體，是一種尊重，也才能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穩定而和諧。如本題所談出嫁婦女的名稱，也要稱呼得當才是。

《禮記》載：「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稱呼得體，有被尊重的感覺而高興，互相之間的來往才會喜悅而穩固。學會感恩，心靈得以安詳，給自己與別人帶來的是一種幸福的感覺，也會給社會帶來祥和。濟公活佛有《感恩是一種幸福》之文，能給自己安心，給別人快樂：

學會欣賞別人，就是莊嚴自己；
學會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人生多一分感恩，就多一分美化；
能為別人設想的人，永遠不寂寞；
打開心靈那一扇窗，你將會發現，
原來快樂與幸福是一種感恩。